

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三

登

C40

4514

112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廟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路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隄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衆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二
內攝頌曰

六衆教非理 大路及小路 佛令彰勝德

廣說昔因緣 因鼠獲多財 譬王心起慢

爲說智馬事 非聖勿稱量

爾時世尊令諸耆宿苾芻應爲次第教授苾芻尼時
六衆苾芻至其次日便往詣彼苾芻尼處共彼諸尼
言語戲笑或以身手互相捫摸於彼尼中有愛樂者

共作非法若不愛者卽不隨彼遂於廊下經行出嫌
罵語時彼苾芻尼樂少欲持戒者便以其事往白苾
芻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雖當次第不應令
彼六衆苾芻教授尼衆時彼六衆雖聞此教自爲次
第教授諸尼還復如前共作非法佛言若不衆差不
應教授是時六衆聞是語已俱出界外自相差遣還
同前過佛言不應界外而相差遣聞斯語已是時六
衆便於界內取病者欲不問餘人佛言不應如是別
衆差人當於十五日褒灑陀時衆僧普集應當差遣
教授尼人應如是差先當問能汝某甲能教授苾芻

尼不彼應答言我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
樂欲當教授苾芻尼若僧伽時至僧伽應許僧伽今
差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苾
芻尼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爲
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教授苾芻尼若僧伽許
差苾芻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
苾芻尼若諸具壽許差某甲爲教授苾芻尼人者默
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許差某甲當教授苾芻尼竟
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苾芻聞世尊說令差

教授苾芻尼人遂不簡擇卽便差遣佛言若自不調
能調於他若自不靜能靜於他若自不安能安於他
自不斷滅能斷滅他自陷欲泥能拯濟他者無有是
處告諸苾芻曰不應不爲簡擇輒便差遣若苾芻具
七法者衆應差教授苾芻尼云何爲七一者持戒二
者多聞三者住者宿位四者善都城語五者不曾以
身汙苾芻尼六於八他勝法善能分別七於八尊重
法能善解釋云何各持戒謂於四波羅市迦法一無
虧犯云何多聞謂能善誦二部戒經云何住者宿位
謂受圓具滿二十夏或復過此云何善都城語謂能

善解王都言音語通方域云何不以身汙苾芻尼謂
曾不與尼以身相觸設曾身觸此罪已如法說悔云
何分別八他勝法謂於初八善識開遮云何善解八
尊重法謂於八事善能開演若苾芻具七法衆應差
作教授苾芻尼人如世尊說若具七法衆應差遣教
授尼衆者時六衆苾芻雖不被差便行教授少欲苾
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不被衆差而便自往教授尼
衆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便
問六衆廣說如前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僧不差自往教誡苾芻

尼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佛在
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
娶妻之後婦每生子便卽命終後於異時妻復有娠
時婆羅門知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坐有鄰家老
母來至其所告言婆羅門何故懷憂支頰而住答曰
我婦薄福每所生子便卽命終今復有娠設生還死
寧得不憂老母報曰若至汝妻誕孕之日當宜喚我
後時其妻至誕生日卽喚老母母至婦所見誕一男
老母取兒淨澡浴已持鮮白氎周巾裹身上妙生酥
置於口內授與使女告云汝可抱此孩兒安四衢大

路若見沙門婆羅門行過之時汝應殷重致敬告諸
人曰此小孩兒禮聖者足至日暮時若命存者卽可
持歸若命不存隨處當棄汝可歸還是時使女隨教
抱兒往四衢大路安在道邊諸外道輩於晨朝時禮
諸天廟涉路而過是時使女遙見彼來遂便致敬指
示孩兒告言聖者此小孩子禮聖者足彼呪願云令
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滿復
有衆多耆年苾芻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
使女見之亦同前告白時諸苾芻如上呪願爾時世
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

此過時彼使女見世尊來殷重至心五輪著地禮世尊已指示孩兒合掌白佛此小孩子禮世尊足世尊告曰令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滿如是致敬至日暮時就觀孩子見命尚存抱持歸舍家人見問孩子活不報言得活又問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在大路傍父母欣悅便集宗親爲大譙樂欲與孩兒施立各號諸人議曰今此孩子初誕生已置之大路宜與此兒名爲大路此大路童子由勝資養身速長大學諸藝能書算等技廣如上說於婆羅門所有法式著衣噉食灑淨軌儀唱誦音聲咸

盡其妙善四明論解六作業具大智慧有五百童子就其受學時婆羅門不能離欲如有說云若人渴逼便飲鹹水渴更增多如貪姪者習欲之時貪更增長婆羅門洙欲不捨婦更有娠將誕之時還命老母其母至已看其誕孕見產一男還復同前淨洗浴已裹以白氈授與使女告云可持此子安大道邊如前敎示時彼使女稟性懶惰便抱孩子置小路邊見有沙門婆羅門外道內道及以大師同前指示皆爲呪願廣說如上至日暮時孩兒存活持抱歸舍父母歡喜問使女曰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安小路傍父母

卽便廣設大會與子立名皆云此兒欲求長命置小路傍應與此兒名爲小路旣漸長大令其受學其師先教讀悉談章稟性愚鈍道談忘悉道悉忘談時親教師報其父曰我昔曾教衆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大路童子少授之時多所領解然此童子道悉忘談道談忘悉我實不能教其學問父聞語已便作是念非一切婆羅門皆有文學宜可教其闍誦明論將付明師令教誦業師乃教誦明論道蓬忘窻道窻忘蓬此蓬窻二聲是婆羅門四明論中秘密之字能舍多義統攝入神習誦之者廣生福智凡厥初學皆以手逐聲令其誦習亦云闍陀聲是節斷義然悉談蓬窻字不可翻是故存其梵韻耳是時

彼師告其父曰我昔曾教衆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道蓬忘窻道窻忘蓬我實不能教其誦習時婆羅門聞斯語已復作是念非一切婆羅門皆能誦習但作種姓婆羅門自然得活亦何事辛苦由此童子稟性愚鈍時人皆悉喚爲愚路父於愚路偏鍾愛念有請召處必將隨逐後於異時父婆羅門身縈重病雖加醫藥漸就衰羸告大路曰我沒世後汝無憂慮然愚路無識爾勿見輕安危共同始終相濟盡兄弟義當憶吾語如佛言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是語已卽便命終二子悲號具辦凶禮送至林所
焚燒既訖懷憂而歸是時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
苾芻詣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城城中人衆
聞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出城迎
接爾時大路於此城外在一樹下領五百人授其學
業見諸大衆俱共出城問學徒曰今此大衆欲何處
去學徒報曰此諸人衆聞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
苾芻欲來至此共出迎候大路問曰彼二人者有何
可觀我昔聞彼俱棄最上婆羅門種於第二族刹帝

利種沙門喬答摩處而爲出家何足迎也彼門人中
有摩納縛迦崇重三寶前白師曰大師勿作是語彼
獲聖果有大威神若大師聞彼說法必當隨從而求
出家時諸學徒每於假日或觀城市或往山渠或採
祠薪或禮天廟後因休假學徒出行大路念曰摩納
縛迦稱讚佛法我今宜可竊往聽之便出城外見一
苾芻樹下經行往詣其所告言苾芻世尊妙法爲說
多少時彼苾芻卽爲廣說十惡業道十善果報大路
聞已心生敬信告言苾芻我當不乂還更重來遂捨
而去於後假日重詣彼苾芻所還請說法苾芻卽爲

廣說十二緣生彼既聞已倍生深信曰言聖者我頗得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在如來所修梵行不時彼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許其出家令駕法轅令持法炬告婆羅門曰隨汝意樂婆羅門曰我於此處衆所知識不能出家當詣他方爲出家事苾芻遂卽將向餘處而與出家并受圓具告言具壽如佛所說有二種業一者讀誦二者禪思於此二中汝樂何事答曰鄔波駄耶二種俱作便於晝日讀誦衆經未久之間善閑三藏於初後夜觀察思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撫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爾時大路旣得果已便自生念我此讀誦勤苦思惟所應得者今已獲得我今宜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承事供養遂與五百門徒執持衣鉢漸次遊歷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人聞具壽大路將五百人從憍薩羅人間遊行欲來至此時諸大衆咸皆出迎時彼愚路與兄別後家業日衰遂至貧窮乞求活命見衆人出問曰何意諸君俱出城郭諸人報曰聖者大路與五百人從憍薩羅今來至此是

故諸人出城迎接愚路聞已作如是念此諸人等非
彼兄弟亦非宗親尚出相迎我是其弟因何不去卽
隨俱出與兄相見兄慰問曰愚路與汝久別若爲存
養答曰辛苦爲活問曰何不出家答曰我既至愚至
鈍誰肯教我出家大路便念不知此弟有善根不因
卽觀察見有善根雖有善根與誰相屬觀知屬已告
言可來與汝出家答曰善哉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授
一伽陀令勤習誦

身語意業不造惡 不惱世間諸有情

正念觀知欲境空 無益之苦當遠離

爾時愚路誦此伽陀雖經三月不能誦得有諸牧人
聞其誦聲悉皆聞得是時愚路起恭敬心誦牧人處
請授伽陀彼便爲說然諸佛常法於二時中聲聞弟
子悉皆普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
十五日隨意之時若於初集來者各於師所受其學
業所謂思惟讀誦既受得已便於城邑聚落而作安
居若後集來者試曾受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悉
白知時具壽大路所有弟子門人各隨處安居已至
後集時詣大路所試曾受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
悉白知若愚鈍者於六衆邊共相承事爾時愚路亦

近六衆六衆告曰愚路汝之同學各向師所請受學業汝何不去請新業耶答曰我於三月誦一伽陀尚不能得何暇求新六衆告曰具壽可不聞說所受之業若不習者日增生澀豈有不誦得伽陀耶汝今宜可求教誦者是時愚路見苦勸進便往到彼親教師邊曰言大師幸願授我教誦之人大路聞已作如是念爲是愚路自發此心爲是傍人共相激發又更觀察見被他人之所勸獎復觀愚路爲因勸讚方能受化爲因訶責堪化度耶觀由訶責方能受化遂乃手扼其項推令出房責曰汝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汝

於佛教欲何所爲是時愚路乃於房外泣淚交胷而長歎曰我非在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欲何控告世尊常法於時時中或遊山澗或遊林藪或往屍林或遊於寺爾時世尊有因緣故往大路房到已便見愚路房外悲啼問曰汝今何意房外悲啼白言世尊我性愚鈍無聰慧力被親教師驅出房外旣非居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無控告處世尊告曰理不如是牟尼聖教非是汝師於三無數大劫備受無量百千苦行圓滿修成六到彼岸之所持來然此聖教但是我於長時具修萬行而自持來汝頗能於我邊親受誦

不爾時愚路白佛言世尊我既至愚極愚至鈍極鈍云何能得於大師所親受學業爾時世尊伽陀告曰
愚人自說愚 此名爲智者 愚者妄稱智

此謂眞愚癡

然佛世尊於受學者親教句字無有是處爾時佛告阿難陀曰汝可教授愚路時阿難陀唯然受勅教其讀誦而彼不能受持學業時阿難陀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既親侍大師受持法藏指爲徒衆婆羅門等爲其說法而我無容得教愚路爾時世尊便喚愚路授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此

亦不能隨言記憶世尊見已知其障重教令除滅告愚路曰汝能與諸苾芻拂拭鞋履不白佛言能汝今宜去爲諸苾芻拂拭鞋履卽奉教而作諸苾芻不許佛言汝等勿遮欲令此人除去業障其兩句法汝等應教時諸苾芻令拂鞋履教兩句法愚路精勤常誦此法積功不已遂得通利時愚路苾芻便於後夜時作如是念世尊令我誦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者此之字句其義云何塵垢有二一內二外此之法言爲表於內爲表外耶爲是真詮爲是密說作是思惟忽然啓悟善根發起業障銷除曾所不學三妙伽陀卽

於此時從心顯現

此塵是欲非土塵 密說此欲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欲染 非是無慙放逸人

此塵是貪非土塵 密說此貪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貪毒 非是無慙放逸人

此塵是瞋非土塵 密說此瞋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瞋恚 非是無慙放逸人

此塵是癡非土塵 密說此癡爲土塵

智者能除此癡毒 非是無慙放逸人

爾時愚路憶此頌義如理修行蠲除三毒勤勇無怠

斷諸煩惱於須臾頃證阿羅漢果平等運心愛憎無
二破無明蔽永出樊籠釋梵諸天尊重供養廣說如
上卽於其處跏趺未起大路因行見其端坐然阿羅
漢若不觀察智見不生乃牽其臂喚云具壽且起習
誦然後思惟愚路苾芻見兄慈悲引臂喚起不離於
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隨逐而去大路廻顧見希有
已問言具壽汝能證會此殊勝德愚路默然無對時
彼愚路苾芻得勝果已諸外道輩共起譏嫌沙門喬
答摩自云我證甚深妙法難知難悟非思量者之所
能測大聰智人方能解了者斯誠妄說何以故今此

愚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尚能證入何甚深耶世尊
知已作如是念我此弟子德若妙高云何諸人皆起
嫌謗今者宜應顯揚其德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
今往勅愚路令教授苾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教已詣
愚路所告言具壽大師有命令具壽教授苾芻尼愚
路聞已便作是念何意世尊捨諸耆宿大德苾芻令
我教授苾芻尼衆意欲令我自彰勝德今我宜應滿
大師意時有苾芻尼來入寺中請教授師問授事苾
芻曰聖者誰爲我等作教授師報言具壽愚路彼尼
聞已自相告曰仁可觀諸大德輕懷女人此之苾芻

於三月中不持一頌云何欲遣教授諸尼然彼諸尼
有閑三藏辯才無礙是大法師如何令彼來相教授
我等試當就禮其足至已致敬白云阿遮利耶存念
王園寺苾芻尼衆畔睇逝多林苾芻僧足奉問大德
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令我等請教授師
愚路答曰與算迦譯爲方便此語意道汝所陳者皆
爾者雖不異舊便乖方便
之理爲此時存本字耳彼尼聞已自相告曰此亦
解道與算迦卽辭而去至尼寺中諸尼問曰姊妹誰
當欲來教授我等報言是聖者愚路時十二衆苾芻
尼聞斯說已共相告曰仁等觀諸大德輕懷女人彼

苾芻於三月中不持一頌云何欲遣教授諸尼廣說
如上遂相告曰姊妹我等六人當敷師子座高十二
肘六人當往室羅伐城於諸聚落衢路之所徧相告
令諸人當知明日王園寺有大法師辯說無滯來教
授諸尼說殊勝法若能聽者當得見諦於生死內不
復輪迴如是諸人來聽其法愚路苾芻若當默然無
有訓對大衆蚩笑由此緣故令諸愚者不復更來教
授尼衆作是議已六人敷設高座六人徧告坊城隨
所思惟咸皆作了爾時愚路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
室羅伐城次行乞食既得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

衣鉢洗足已旋入房中繫念而住至日晡後從禪定
起將一苾芻詣王園寺時彼寺內有無量百千大衆
雲集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或有現緣共相啓悟
時彼大衆見具壽愚路從遠而來共相問曰兩人俱
至誰是法師有人告曰前是法師時諸大衆各生輕
賤作如是語諸苾芻尼故心惱我此之愚路於三月
內一頌不持豈能教授爲我說法有作是說我等且
觀若能說法當可聽之若故相調弄起去非損去亦
非晚諸人咸坐共觀得失是時具壽愚路見師子座
高便作是念爲相調弄爲敬重耶觀知相惱無心恭

經
敬時具壽愚路便舒右手如象王鼻按其高座令使
界小安庠就坐是時大衆處寬不能普見法師即便
斂心入定既入定已隱身不現卽於東方騰空而上
現四威儀身出水火作十八變南西北方亦復如是
現神通已還居本座告諸苾芻尼曰我於三月受一
伽陀汝等樂欲聞其義不假令我於七日七夜於一
一字句分別其義亦未能盡卽便爲說伽陀之義身
語意業不造惡者佛說不令有情造諸惡業所謂身
造三惡殺盜邪淫語爲四罪妄語離間語麤惡語綺
雜語意作三罪貪瞋邪見此等諸罪世尊不欲令諸

有情隨心造作如是半頌善爲譬喻說未了時衆中
一萬二千有情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明見眞諦
或得煖法或得頂忍或世第一法或得預流一來不
還或有出家證阿羅漢果或有發起聲聞菩提或獨
覺菩提或無上菩提是時大衆咸悉歸依佛法僧寶
歎未曾有爾時具壽愚路旣爲諸人宣說法要示教
利喜已從座而去苾芻尼衆歡喜奉行時十二衆苾
芻尼不遂所懷默赦無說時六衆等遙見愚路從外
而來各作是念今日愚路令衆多人不生敬信六衆
不能對面言告但問從者苾芻曰愚路今日令幾人

衆生不信耶答曰惟有希奇曾無一人心生不信然
佛世尊於婆羅痾斯施鹿林所爲人天衆三轉法輪
愚路今時更復隨轉乃至半頌伽陀說猶未了令諸
大衆獲果無邊趣三菩提歸向三寶是時愚路便詣
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
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心善解脫者愚路是也
爾時世尊讚歎持戒速得解脫毀訾破戒沉溺生死
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爲諸苾芻重
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僧不差遣自往教誡苾芻尼者除獲勝法

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僧義如上不老遣者謂不作
白二法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教誡者謂以戒定慧
法而教授之除獲勝法者若得殊勝之法不老無過
是故言除餘如上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
於界外老人者衆得惡作罪被老之人若往教誡得
墮罪若雖於界內老人而非褒灑陁日衆得惡作罪
被老之人若往教誡得墮罪若雖於界內復是褒灑
陀日然衆不集得罪同前若老法無過然非持戒得
罪同前雖復持戒然非多聞未滿二十夏雖滿二十

夏然非善解都城之語雖善解方言然曾汙苾芻尼不如法除悔雖復清淨然於八他勝法不能分別教示於尼此雖能說然於八尊法不能分別此等諸法若不具足者衆得惡作罪被老之人悉得墮罪若老遣如法衆德圓滿衆僧無過教授者無犯若於住處無教授尼人者應爲略教授法若苾芻尼來請教授人時若上座若授事人應告彼曰姊妹苾芻尼僧伽和合清淨無過犯不今此衆中無人樂往教授尼衆汝等僧伽當謹慎勿放逸答曰與算迎尼應禮足而去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欲請世尊斷除疑惑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十二衆苾芻又十二衆苾芻尼何故欲與具壽愚路作無利事反成大益唯願世尊爲說因緣世尊告曰汝等苾芻非但今日欲作無利反成大益乃往古昔斯等諸尼欲作無利反招利益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息於後復誕一男如是乃至生十二子年俱長大各並娶妻廣爲居宅其母不久淙患命終父旣年衰兩目青盲一無所覩時彼新婦兒不在時便與外人行邪惡事婆羅門善知聲相聞行聲時知是已子知是

他人聞彼行聲知非已子卽訶叱彼新婦曰汝莫如是造邪惡行時彼新婦知其瞋已共相告語此婆羅門當與我等作無利事我今宜可絕其美食便與麤飯投以醋漿時婆羅門年旣衰老不堪噉食時婆羅門告諸子曰汝諸新婦與我麤食投以醋漿豈能濟命時彼諸子告其婦曰汝等何因與父麤飯和以醋漿婦告夫曰大翁福盡我等何過每煮飯時於其釜中投以白米變成赤飯和以美酪轉作醋漿其夫報曰何有斯理妻便答曰仁若不信當可親觀諸婦議曰我已告夫須求免過遂至陶師處告曰賢首汝頗

能作兩枚瓦釜口一腹二各容數升陶師曰與我倍價我當爲作報言善陶師作已婦卽酬直持歸爲翁作食在私屏處於二釜中一隔內投赤米一隔內置醋漿旣對夫前卽便一隔內投白米一隔內置美酪二釜俱熟遂告夫曰爲先與翁食君先食耶夫曰先奉我父其妻卽於一釜中斟與赤飯次於一釜酌與醋漿次至夫邊授以白糜并安美酪兒旣見已白其父曰慈父福德實爾消亡同一釜中看著白米及安美酪及其熟已變爲赤飯醋漿其父聞已竊作是念我從少小不行欺誑興立生計皆如法求財何故今

時福業消盡蓋應是此惡行婦人自爲詐僞見欺於我老翁便伺人不在時獨入厨中摸諸金器便闇捉兩釜俱腹中有隔遂卽持釜藏之屏處諸子旣至持釜告曰汝等當知非我福盡釜今福盡說伽陀曰
諸子汝當知 他釜一口腹 吾今福業盡

一釜兩腹生

時彼諸子見斯事已各忿其妻嚴加楚撻告云若更如是者當與重杖驅汝出舍是時諸婦聞是語已遂相告曰此老婆羅門共兒計校欲害於我我等宜應作餘方便斷其命根時有弄蛇人來入其宅諸婦問

曰有毒蛇賣不答曰須何等蛇爲死爲活報言死蛇忽作是念何意諸婦從索死蛇豈非有意欲毒殺此老婆羅門耶問曰欲酬幾價答曰隨汝所索然諸毒蛇被逼惱時毒在兩處謂頭及尾蛇師乃出一黑蛇以杖打殺截去頭尾取其中腹持付婦人時彼得已將用作羹羹旣熟已持至翁所自言大翁有好肉羹能得食不時婆羅門作是念何處得肉與我作羹豈非方便欲殺於我復作是念我今老疾無濟念者何用活爲從是從非我當啖食報新婦曰必有肉羹將來我食授與食訖由羹氣故眼膜便開漸能見物然

而詐云我死我死諸婦聞已願速命終白言尚有餘
羹能盡食不報云能食其婦總皆授與重更食之眼
轉明淨顧眄左右悉皆明察私心喜慶佯眠不起彼
諸新婦如患眼時對婆羅門造諸非法婆羅門把杖
忽起告云我今見汝勿復更然是時諸婦默赦無對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婆羅門者卽愚路是十二
婦者卽十二衆苾芻尼是往時欲害其命反成大利
今時欲令恥辱更彰聖德時諸苾芻更復有疑問世
尊曰具壽愚路先作何業得受人身至惡至鈍世尊
告曰此愚路苾芻曾所作業增長時熟果報現前汝

等苾芻凡諸有情自所作業善惡果報非於外界地
水火風今其成熟但於己身蘊界處中而自成熟說
伽陀曰

假令經百劫 所修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
現世間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時聲聞衆有二萬人俱
於婆羅痾斯國住愚路是彼衆數明開三藏爲大法
師稟性慳法曾不教人乃至四句伽陀亦不爲說命

終之後生在天宮從彼死已墮在人趣生販猪家年漸長大屠猪爲業於其村側有一大河渡河不遠有一聚落節會日至屠者念言我今若多殺猪持肉賣者儻無交易肉皆爛壞錢有損失宜并猪命將至彼村至日方屠以賣其肉此無損失得利尤多遂以繩縛猪安在船上其猪蛭觸搖動船艘其猪及船一時傾沒救濟無處猪並命終時彼屠人亦隨流而去於河岸邊有五百獨覺依林而住是時有一獨覺取水河濱遙見一人隨流而下乃作是念此公流者爲死爲活審細觀察知是活人卽現神通長舒右手如象

王鼻牽取其人於乾沙渾合面而去時彼溺人吐水旣盡卽便起立四觀方城見有人蹤尋跡而行至獨覺處致禮敬已求依止住於日中爲諸獨覺採花摘果取諸根葉以相給侍時彼獨覺各以殘食共相供濟時諸獨覺咸跏趺坐靜慮而住屠人見已亦學跏趺頻修不已得無想定於後命終生無想天處從彼終已生此人中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屠猪人者卽愚路苾芻是由彼昔時慳恡於法乃至四句伽陀不爲人說又多屠殺諸畜生故復由生在無想天中由彼業緣至愚至鈍是故汝等苾芻不應慳法以

清淨心爲他說法當如是學於諸有情常生悲愍遠
離邪定當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一

音釋

搗

于爲切手
指麾也

穀

克角切

算

必計切

被

乃版切面
慙而赤也

疵

女黠切

蜍

音灰
掘也

艘

疏鳩蘇曹二
切船之總名

湲

徒案切木
中沙渚也

莫

訶

半

託

迦

梵語也

云

大路

朱

荼

半

託

迦

此云小路舊云周
刊禁特迦者訛也

嘉典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一計字八

千零八十五個該銀三兩六錢三分八厘

崇禎辛未歲仲冬月金沙願龍山識

崇禎辛未歲仲冬月金沙願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衆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三

爾時諸苾芻見如上事咸復生疑重白佛言世尊何
意愚路苾芻因少教誡自發正勤於生死中速能出
離證得究竟安隱涅槃世尊告曰汝等當知愚路苾
芻非但今日因少教誡而能證悟於過去時亦因少
教自發正勤得大富貴安樂而住汝等應聽乃往古
昔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娶妻未
久便生一子容貌端正廣說如前告其婦曰賢首吾

今有子費用處多欲往海中求覓珍寶妻言隨意長者便念我若多留財物與婦人者此必驕奢恐造非法遂便少與於此聚落有一商主是其知識持餘財貨皆悉寄之告云今欲經求還期未卜我婦若於衣食有乏當可給濟即持財貨入于大海遭風破船往而不歸被寄之人不爲存念時長者婦假親族力及自營爲養育其子年漸長大問其母曰我之祖父作何生業得存家道母作是念我若報云入海與易或恐此子亦往海中遭難不還我受孤苦遂即報云汝之祖父於此與易以爲活命子白母曰可與錢財我

學與易母告之曰我於何處得有錢財但假宗親貧力養汝更無餘物遂汝所求然某甲商主是汝之父故舊知識可從覓物隨意經營其子聞已詣商主處時商主家有人取錢三返失利彼正瞋責求入無因其家婢使持糞掃出中有死鼠俱欲棄之長者懷恨告取錢人汝今知不世間有人解求利者能因此婢所棄之鼠產業豐盈彼長者子遙聞是說便作斯念此大商主終不虛言豈不由此死鼠能得富樂即隨婢使觀其住止婢以糞鼠棄于坑內童子取鼠詣大市中見有飢猫繫頸於柱以鼠示之彼猫見鼠遂便

跳躑是時猫主告童子曰可與死鼠童子報曰豈以空言便覓他物若酬價直我當與鼠猫主便以一捧豌豆用酬其直是時童子留鼠取豆便於瓦上熬之令熟卽作是念我若盡食本物全無遂以衣衣裹豆瓶持冷水出向村外於賣樵人停息之處待彼歸還時賣樵者日晚俱至童子見來報言大兄時旣炎暑可且停息時賣樵人卽便暫止童子遂將熟豆行與諸人授以冷水諸人問曰小弟汝欲何去答曰我欲取樵報言我旦出城今始來至汝今若去齊暮不還徒事艱辛必無所獲時彼諸人各減一樵持以相惠

童子得樵合爲一擔詣市賣之所得貝齒並買豌豆悉皆熬熟瓶持冷水還之舊處以待樵人諸人旣來同前分布樵人見喜云賴穌息報言汝當日於此相看我等人各剩持一樵以酬勞直童子緣此遂多獲利是時童子報諸人曰兄等持柴勿向市賣總積我舍我爲賣之計來酬價諸人許可與柴取直後於異時遇天陰雨霖過七日柴價增高更多得利童子自念我雖獲利終非久長賣柴爲活人所輕賤卽買諸雜物自爲小鋪獲利轉多復作是念此之雜物商人所恥便置香鋪依價而賣倍獲多錢復更思惟此

無大用便設金鋪得利彌甚映蔽諸鋪商人嫉之便與施號名鼠金鋪主衆共議曰諸君當知由此鼠金鋪主映奪我等交易不成我等宜應共至其所激令入海多求寶物致令因此死而不歸卽俱近鋪邊聞語聲處共爲議曰君等知不觀諸世間不紹繼人所爲日退譬如有人先時乘象後便乘馬棄馬乘輿復更棄輿步涉而行此鼠金鋪主亦復如是自祖父已來皆入大海求好珍寶自濟濟人遠近稱歎此兒今日不自存立開小金鋪貝齒交關辛苦求生誠哉可念彼聞此語便問諸人君等向來談論何事諸人具

以事答聞是語已默然歸家問其母曰我之祖父曾入大海求覓珍寶爲富商主耶母作是念豈非此子他處聞知今我不應自作欺誑宜當依實以事告之汝乃祖乃父皆入海中爲大商主人共稱歎白母言我今亦欲往海洲求覓珍寶母曰汝不須去不久更白母知意正遂不遮止見母許已卽令徧告城邑諸君若有欲入大海求珍寶者應隨鼠金商主不輸稅物安穩去還入海之貨當可預辦時有五百商人聞告令已各辦海物佇望行期時鼠金商主卜問良辰爲吉祥事遂共諸人將諸貨物車馬擔運往適海濱

既至海已諸興易人望海生怖咸有退意不欲昇舶
爾時商主恐人盡歸告施師曰仁可以實報知海中
珍貨之物施師即便告諸人曰汝瞻部洲人各應善
聽此大海中多有奇貨珍玩之物所謂末尼真珠吠
瑠璃寶珊瑚貝玉金銀赤珠右旋妙螺衆寶非一汝
等若能入大海中得此寶者自於一形歡樂受用父
母妻子親族知識及諸僮僕無辛苦者於時時間悉
能給施沙門婆羅門等當生善趣果報自隨得往天
宮受諸快樂漸修勝福登涅槃路若樂此者宜共昇
舶入大海中然世間人聞得富盛悉皆心喜卽俱昇

舶人多舶重商主便念既親勸上今者如何更令下
舶卽告施師曰汝今宜可說大海中過患之事是時
施師聞商主語卽便以實告諸人曰瞻部洲人汝等
當聽此大海中有大怖畏所謂摩竭大魚吞舟吐浪
洪波洄洑森漫無邊江狔海狔在處爲難黑風卒起
漂泊山隅裂帆摧幢控告無處復有青旗海賊非意
忽來打破大船俱斷汝命遂令汝等棄所愛身父母
宗親不復相見汝等當自思察不去爲善時諸人衆
多怯少勇聞斯告已下舶者多其舶遂便輕重合度
三告令已便拔沉石長風鼓扇大舶凌波猶如駛雲

一翥而去悉皆安隱得至寶洲施師告曰膽部洲中所有商客皆悉須知此之寶洲多假瑠璃與眞寶相似仁等應可善爲試驗方可持之勿至本鄉方生悔恨又此寶洲有鳴鶴羅刹依止而住若見人時作諸方便出柔輒語諂誑於人遂令君等喪失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食者於七日中不能醒覺仁等須知可爲警慎又此洲處多有非人依止而住於七日中共相容忍過七日已便放大風吹破商舶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各自防固多收珍寶如稻麻穀豆傾置船中是時施師候風便還膽部如是七度安隱而

歸其母告曰汝可娶妻安置家業兒白母曰我還債後方隨母教母告子曰非汝祖父先有債息因何今日云還債耶答曰我自知有卽以四寶造鼠四枚復以銀盤盛滿金粟上置四鼠誦父知識商主之家時彼商主共諸人衆論及鼠金諸君知不鼠金商主有大福德若執瓦石盡成金寶作是語時守門之人告商主曰鼠金商主來在門外報言喚入無宜見遮門人引入卽以寶鼠金盤前奉商主白言此是本鼠此是利直商主告曰我不曾憶與汝錢財何故今時云酬本利答曰我爲憶之便以往日棄鼠因緣具報商

主商主問言汝是誰子答云是某長者之子商主曰
汝卽是我知識之子我宜與汝豈汝酬還汝父去日
以多少物置在我處尚未相還卽以長女許彼爲妻
嚶珞嚴身送至其宅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勿生異念
往時商主卽我身是鼠金商主卽愚路是我於往日
說少因緣言及死鼠遂令因此得大富盛今時因我
說少教授便自策勵斷諸煩惱出生死岸成勝妙果
永證涅槃爾時具壽愚路於善說法律中出家得果
已王舍城中有大醫王名侍縛迦聞佛世尊與具壽
愚路至愚至鈍而爲出家便作是念若佛世尊來至

此者我當請佛及苾芻僧伽唯除愚路不在請限爾
時世尊爲欲化度諸有情故從室羅伐漸漸遊行至
王舍城住羯蘭鐸迦竹林園中時侍縛迦聞佛來至
在竹林園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爲說法
要示教利喜旣聞法已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
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及苾芻僧伽明
日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時侍縛迦親觀世
尊威德嚴重不敢對面云除愚路禮佛而退往阿難
陀所致敬白言大德我於明日請佛及僧欲設微供
佛德尊重不敢親對云除愚路時阿難隨報侍縛迦

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禮足而去時阿難
陀王子去後往愚路所報言具壽仁今當知侍縛迦
王子明日請佛及僧就舍受食唯除具壽一人是時
愚路聞斯語已報阿難陀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
彼王子卽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旦敷設安
置水盆遣使白佛今食已辦唯願知時爾時世尊於
日初分著衣持鉢大衆隨行唯除愚路詣王子家到
已觀水無蟲洗足就座而坐佛告阿難陀曰愚路坐
處應可爲留時阿難陀奉教留處是時王子手執金
餅盛滿清水從上欲行爾時世尊不肯爲受侍縛迦

白佛言世尊何不受水佛言王子苾芻僧伽猶未普
集王子白佛誰未到來佛言愚路苾芻尚猶未至王
子白佛我不請彼佛言王子豈汝不以佛爲首普請
僧衆白言世尊普請大衆佛言王子豈彼愚路在衆
外耶王子曰不在衆外佛言若如是者應可往喚侍
縛迦便作是念我敬佛故令人往喚不能尊重施其
飲食便命使者曰汝今可往竹林中喚具壽愚路是
時愚路於竹林中知王子意遂化作千二百五十苾
芻皆如愚路形容不殊使者至寺喚具壽愚路具壽
愚路時諸苾芻一時咸應使者不知誰是愚路便卽

歸還報王子曰於竹林內滿中苾芻我實不知誰是
愚路佛告使者曰汝往寺中作如是語是真愚路當
可出來使者尋去到竹林中喚言是真愚路當可出
來是時愚路以神通力詣彼留處就座而坐時侍縛
迦見其來已供佛及僧次第行食至愚路所不爲殷
重雖復授與無信敬心世尊便念我之弟子德重妙
高此侍縛迦以愚癡故而自傷損我今宜可彰其勝
德爾時世尊飯食訖時阿難陀欲取佛鉢世尊不與
然世尊常法若未收鉢諸苾芻衆咸不收鉢愚路見
諸苾芻飯食訖不收鉢者有何因緣觀知欲彰我德

便移半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至世尊所而取其鉢
是時王子在佛邊立見其手已是何大德現此神通
隨鉢而行欲觀形狀知是愚路既見是已生大懊惱
悶絕躡地時諸親族以水灑面方乃甦息便就愚路
執足頂禮求哀懺謝說伽陀曰

旃檀之性恒涼冷 喤鉢羅華體鎮香

金盤常發妙光明 吠瑠璃寶常鮮淨

罪惡之人常害害 猶如畫石卒難除

聖人常與妙善俱 幸願哀憐容恕我

爾時愚路報王子曰我常懷忍豈有恨心是時王子

便詣佛所禮佛足已敬辭而退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何因緣故侍縛迦王子未知具壽愚路真實德時卽不恭敬知已禮足求哀懺謝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作如是事於往昔時亦復如是汝等當聽於過去世有一大王名梵摩達多時北方有販馬商客驅五百匹馬往詣中國時彼商主有一草馬忽因有娠是智馬種從懷胎日時諸羣馬不復嘶鳴商主便念我此羣馬爲有病耶何因多日不復嘶鳴亦不跳躑後時馬生駒已五百羣馬垂耳而住不敢噴嚏作聲是時商主見斯事已卽便生念

何因有此薄福有情生馬羣內由斯過故令我諸馬皆悉患生每常乘此草馬上妙草穀皆不與之漸次南行至中國境到一聚落名曰恭侍卽於此處時逢夏雨商主便念我若去者馬盡漏蹄因此患生多有損失我今宜可於此居停旣停住已於相近處村邑諸人隨其工巧各以奇物持奉商主旣至夏了商旅將行時諸工人悉來送別商主隨先所得准物相酬時有陶師先以瓦器見奉商主聞其將去婦告之曰君今宜可往別商主或容憶念以物相酬是時陶師聞妻言已卽將泥團作吉祥印持見商主商主見已

告言男子汝來太遲我有資財並已去訖欲將何物
以表念心然而商主於小馬駒情無愛惜謂非吉相
告瓦師曰我今唯有此小馬駒汝若須者隨意將去
瓦師報曰我多用功造諸器物將此駒子踢之令碎
此無用物於我何須爾時馬駒聞是語已跪就瓦師
舐其雙足瓦師見已便生愛心遂卽受取牽將至舍
妻見問曰往商主處得何財物夫曰得此馬駒妻曰
苦哉此物勞我作器隨成蹋損駒聞此語便至妻所
舐其雙足其妻見已亦起愛心時彼馬駒於諸生熟
瓦器之間行步周旋一無所損妻報夫曰可愛小駒

善能用意行瓦器內竟無傷損是時瓦師遠去取土
此馬駒子隨後而行時彼瓦師盛土滿袋小駒便去
低背就之瓦師以袋安脊徐負其土還來宅中夫告
妻曰可愛馬駒代我勞苦我於田中以土袋安脊汝
在舍內可爲擎下常以稻糠和油麻滓用充其食
爾時婆羅痾斯梵摩達多王有一智馬因疾而終時
邊遠國聞王馬死各遣使報王王今宜可輸我國稅
若不與者勿出城門若更出者繩縛將來王雖聞語
不與其物怖不出城時販馬商人至婆羅痾斯國王
旣聞有北方馬至其數極多告大臣曰我須得勝皆

由智馬今時馬死誠被欺輕我欲幾時城內潛伏卿等宜應爲求智馬諸臣受教共相馬人入馬商旅觀五百匹馬知此諸馬被智馬所調然而徧求不見智馬時相馬人見其草馬告牧馬人曰君今知不此之草馬必產智駒何意不見共問商主曰君於馬衆曾有出賣或乞人耶報言不曾賣馬然有一駒將爲不吉於某城邑乞瓦師家時相馬人告諸臣曰君等當知彼是智馬商主頑愚不別良駿棄醍醐上味持無用酥滓俱白王已往恭侍城到瓦師所而問曰君今何用此馬駒耶報言我令負土相馬人曰我與汝驢

共相博換報言不可大臣報曰四牛兼車肯相換不報曰我愛此駒車牛無用諸臣曰汝可審思明當重來即便辭去馬駒雖居畜類智識過人相時而動便爲人語諸臣去後馬駒告瓦師曰向者人來欲何所覓報言覓汝若相求者何不與之仁今不應作如是念令我終身爲君負土稻糠麻滓而充食耶若有利利大王受灌頂位百枝金蓋擎以覆身如是勝人我當持負若我食時於金盆內蜜和糠米隨意食之若彼諸人明日來至問馬駒者仁應報曰君等何故相輕若稱智馬詐爲不識喚作馬駒若論價者索一億

者當以相與諸臣明日來問瓦師男子汝思量未答
曰我已思決曰與馬駒不死師卽以智馬所言悉皆
具答時相馬人聞是語已自相謂曰此之瓦師頑愚
寡識寧知此馬智非智耶蓋應是馬思欲報恩於昨
夜中教其作計大臣告曰瓦師隨智非智可論價直
瓦師曰與真金一億當可隨將或復滿袋盛金令馬
右足牽得爲量諸臣議曰此有大力一倍牽金宜酬
一億斯爲惜定諸臣遣使往白大王今獲智馬索金
一億王得信已告使者曰隨索多少與價將來便持

億金令使取馬其使到彼旣與金已便將智馬至婆
羅痾斯牽入馬廐安第一槽便以穢麥并草餵之馬
不肯食王自親觀見其不食報掌馬人曰豈此智馬
先有病耶白言大王馬實無病我今應問說伽他曰
汝豈不憶陶師舍 穀麥水草常闕乏

身體羸瘦唯皮骨 飢虛自食野田苗

日夜恒隨瓦師意 身常負土遭困辱

今爲國王乘御首 何因不食似懷憂

爾時智馬心懷不忍怒而報曰

我有迅足心驍勇 詳審智策衆無過

所有勝德汝皆知 何故令人共輕慢

惟汝能知於善惡 不依古法相遵奉

我今閉口寧當死 不被他輕而得生

縱被愚人久欺慢 我分不生憂惱心

見知已者暫生輕 令我懷愁不望活

時掌馬人聞此說已白大王曰王今宜可於智馬處
隨古仙法所爲次第而供給之若非次第不肯食
王曰如何次第答曰應可去城有三驛許平治道路
幡蓋莊嚴王從四兵當自迎接所安置處以赤銅鐐
而砌其地東宮太子自擎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

長女執金寶裝拂爲去蚊蠅國大夫人蜜塗穢米盛
以金盤自手擎持用充其食第一大臣親執金箕以
承其糞王曰如斯供給此卽是王我復何用掌人曰
此非常爾但齊七日延迎法式理必須然王曰已過
之事不可重爲餘現前者應如法作卽於廐中馬住
之處布赤銅鐐太子自持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
長女執拂祛蠅國大夫人金盤授食大臣執箕爲其
承糞馬見如是微妙供給卽便噉食時掌廐人說伽
他曰

大王今與汝 上妙供給事 所須皆稱意

於王當盡心

馬答彼人曰我隨君言所應作者心無怠慢爾時大王欲詣苑園臣以種種殊妙寶物而爲鞍轡莊嚴智馬至大王所是時智馬見王將御馬便偃脊王曰馬患脊耶御者答曰此不患背恐王難昇所以偃脊王便御馬行至河邊馬不肯進王問御者曰馬有怖心不肯入水答曰此非怖水恐有雷濕灑著王身爲斯不入卽結其尾盛以金囊涉水而過王至苑內縱逸而住遂經多日四遠諸國聞王住居苑內多興兵衆來捉城門王聞邊國兵衆俱至便乘智馬欲取後門

而入城內於其中路有一大池名曰妙梵多諸蓮華唄鉢羅等彌覆其上是時智馬旣至池邊足蹈蓮華徐行而過得入城中邊賊逃散時王大喜告諸臣曰卿等知不若有能於灌頂刹利大王救其命者彼欲如何以酬恩德諸臣白言合與半國王曰彼是畜生如何與其半國之賞宜應爲彼於七日中廣設無遮與作非時俱物頭會隨所須者皆悉給之諸臣奉教悉皆爲作時販馬商主見設大會問諸人曰何故非時作此大會諸人報曰君豈不憶於恭侍城以一馬駒乞瓦師耶彼是智馬舉世稱珍王以一億金就彼

市得能活王命緣斯喜慶故設無遮商主聞已便作是念豈我留駒是其智馬我今宜往觀彼形容既至廐所智馬見已問言商主所賣衆馬獲得幾何我獨一身以一億金報瓦師訖商主聞已悶絕躡地水灑方甦便捧馬足申謝而去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商主者卽侍縛迦太子是往時智馬者卽愚路苾芻是往昔商主未識智馬有勝德時便生輕憊知勝德已懺謝而去今時侍縛迦未知愚路有勝德時便生慢心及知具德禮足申謝是故諸苾芻凡夫之人自無慧目不應於他輒生輕慢當以智慧

隨處觀察如是應學

第三攝頌曰

不差至日沒 爲食二種衣 同路及乘船

二屏教化食

教授苾芻尼至日暮學處第二十二 益頗論至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應爲說法時蓮華色苾芻尼與五百徒衆來詣具壽難鐸迦所俱禮足已在一面坐求請教授宣揚妙法時難鐸迦卽以圓滿句義美妙言辭爲其說法聽者忘疲遂至日暮諸尼方去旣至門所城門已

閉時諸尼衆喚爲開門守門者曰門已關訖尼復告
曰汝父敬信何因遮我當爲我開報云門鑰已付王
家無由能得時諸尼衆旣不得入遂相告曰去斯不
遠有空園林可共投宿如世尊說雖居樹下亦依次
共分彼便依次而分與之此是聖者某甲樹此是某
甲地便作誼聲令外聞徹時有五百盜賊欲至城傍
而爲偷竊聞彼尼聲便相告曰未可近城且當劫此
諸老宮人時蓮華色尼觀智賊至便作是念勿令羣
賊劫同梵行現可惡相我當觀察勿使由此誼聲生
他不信觀見五百羣賊欲來竊盜遂化作毘盧宅家

軍兵鼓聲四合賊相告曰此是王軍四面圍合必當
殺我命在須臾我等宜應四竄逃走賊旣散已時蓮
華色尼告諸尼曰姊妹有五百羣賊夜聞語聲欲來
相劫我以神力令其逃竄汝等宜應小聲分布卽於
此宿旦乃入城時婆羅門居士等見苾芻尼從外入
來便生譏謗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大有妙法男女雜
居而修淨行少欲苾芻聞生嫌恥卽以此緣具白世
尊世尊集諸苾芻告難鐸迦曰汝實教授尼時乃至
日暮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訶責不知時宜不寂靜
者讚歎知時能修寂靜告諸苾芻曰我今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雖被衆差教誠苾芻尼乃至日沒時而教誠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難鐸迦餘義如上被衆差者謂以白二教誠者謂以三學法而教誠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日暮日暮想及疑皆得墮罪若未日暮作日暮想疑得惡作罪若不日暮作不日暮想若雖日暮作不暮想者無犯若通宵說法或寺門相近或不閉城門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請世尊曰大德何因蓮華色尼護五百尼令免賊難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共相濟免於過去時亦相救濟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商主娶妻未久告曰我今欲往他方與易經紀妻言善好旣無子息我亦隨行夫曰長途險難誰相供給可於此住勿隨我行其婦見其遮止遂便啼泣行伴報曰何意須啼答言我欲相隨不將我去行伴報商主曰可相隨去商主曰誰相供給伴曰我爲供看即便將去旣涉長途宿在山險諸人皆睡唯商主婦一人警覺時有師子來入商營是時婦人手旋火頭趣却

師子空中天見說伽他曰

未必諸事業 男子悉能爲 雖復是女人

有智驅師子

佛告諸苾芻往時商主婦者卽蓮華色苾芻尼是昔時於夜救諸商旅今復能護五百諸尼爲驅羣賊謗他爲飲食故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迦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并爲說法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徒衆詣難鐸迦處俱禮足已求請說法却坐一面時難鐸迦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解懷怖懼心

不敢諮問時大世主及諸徒衆旣聞法已禮足而去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大世主白佛言世尊我等適往聖者難鐸迦所求請說法時彼聖者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了懷怖懼心不敢諮問如佛所說由布施故能得無畏若佛世尊許諸尼衆於苾芻邊設供養者我當隨力而爲供養佛言隨意應作時苾芻尼不知將何供養佛言應以五種正食或五嚼食或與腰條等時有苾芻尼躬持乳粥及以美團入逝多林詣具壽難鐸迦處時六衆苾芻每令一人在寺門前經行而住時鄔波難陀於寺門

前見苾芻尼問言姊妹所持何物答是乳粥及以美團問言欲與誰食答曰將奉尊者難鐸迦鄔波難陀曰姊妹若我鄔波難陀常得乳粥及美團者我亦常能教授尼衆次復有尼更持酪粥或持諸餅鄔波難陀見而報曰我比謂難鐸迦以如法心爲尼說法寧知但爲小小飲食因緣而相教授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恥云何苾芻作如是語爲飲食故教授諸尼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曰汝實作是語諸苾芻爲飲食故教授於尼耶鄔波難陀曰實爾大德世尊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

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向諸苾芻作如是語汝爲飲食供養故教誡苾芻尼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飲食者謂五噉五嚼餘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向他苾芻作如是語爲飲食故教授苾芻尼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見苾芻實爲飲食教授尼者說之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非親苾芻尼衣學處第二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

者夫妻共居更無男女至年衰邁親舊知識物產資
生悉皆將盡告其婦曰賢首我今年老不能經紀欲
求出家婦曰我亦出家報言隨意即便相隨詣大世
主處頂禮足已白言聖者我妻欲於善說法律而求
出家唯願聖者與其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問知
無難卽與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報其夫曰賢首
女人之法體多愛著仁可時時來相看問報言甚善
夫卽往詣逝多林中一苾芻處求哀出家苾芻聞已
卽與出家并受圓具時城內人聞長者出家嗟歎希
有諸人皆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而爲供養冀希勝

福彼於異時被著上服往尼寺中詣故二尼處尼禮
足已在一面坐頻頻舉目觀僧伽胝是時苾芻報言
姊妹汝意欲得此大衣耶答曰必有盈餘施亦佳矣
苾芻便念此意難違我與此衣更作餘者卽與衣而
去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世尊欲向
人間遊行若有願樂隨佛去者當持衣服時阿難陀
奉教告知世尊便與大眾寂靜圍繞如上廣說世尊
欲往摩揭陀國世尊常法將出行時卽以全身右旋
而顧如大象王親察徒衆恐諸苾芻衣服不整見彼
苾芻唯著上下二衣欲出遊行世尊見已告阿難陀

曰苾芻豈可安居之處不得夏衣耶白佛言得佛言
 何故此苾芻無僧伽胝但著二衣隨我遊行時阿難
 陀具以事白世尊告曰苾芻以衣與非親尼耶白佛
 言與佛言若非親尼者不知籌量有衣無衣得時便
 受親則不爾世尊以此因緣問彼苾芻汝實以衣與
 非親尼耶白言實爾世尊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衣除換易波逸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餘義如上衣有七種並如上
 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於非親作親想疑與衣者

得墮罪若親作非親想疑與衣者得惡作罪若親親
 想非親親想與衣者無犯若見遭難無衣服者與之
 無犯或因說法愛樂美言持大毘施或因受戒而施
 或復賣與或博換與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二

音釋

跳躑

跳田聊切躑直
隻切騰躍也

豌豆

豆官切

洞汙

洞胡魏切汙
房六切水旋

流森漫

森弭沼切漫謨
官切水大貌

狔

徒渾切

狔

香依切

駛

音使

疾翥

章庶切
飛舉也

噴嚏

噴管悶切嚏
鼻氣塞噴嚏

積

丁計切謂
通也積古麥

經部 一切經音義卷第三十二

也 餒 於餒切 鐸 弋涉切 嗔 烏沒切 諮 津私切 嚼 疾雀切

條 他刀切 緇繩也

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計字八千三百個該銀三兩七錢三分五厘崇禎辛未歲仲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與非親苾芻尼作衣學處第二十五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笈多苾芻尼五衣破壞多有餘衣便作是念誰當爲我刺作大衣如是念時有餘諸尼來至其所告言笈多何故似有憂色彼便報言姊妹我之五衣並多朽故而僧伽胝極是破碎我今多有氎衣不知欲遣誰作諸尼報曰汝豈持金鉢從他乞食耶汝有聖者鄔陀夷衆所知識寧容憂念無人刺衣報言彼是尊德豈能

爲我答言或容爲汝報曰彼定不能答言豈有將涉渡人聞水流聲卽脫靴履可持氈去或能爲刺是時笈多卽持白氈往鄔陀夷所禮足而坐時鄔陀夷見其大氈報言笈多若人得此新好白氈刺作複僧伽胝衣隨時受用修諸善品日有增益笈多曰大德若須理合持奉然我大衣極成破碎今將此氈憑爲作衣時鄔陀夷便作斯念我與刺者十二衆尼若有刺衣皆來憑我我復何容爲他勞苦若不刺者笈多見恨我今宜可作法刺之令如木釜一煮便壞不復更來令我縫刺報笈多曰可留氈去時六衆苾芻來見

大氈問言大德此是誰氈報言是所愛人物問言誰是所愛報是笈多若如是者我等共爲卽截其氈尋便刺了時鄔陀夷持此大衣詣經行處以五色線刺作自身共笈多尼相抱之像便持大衣置房中架上笈多既至問衣成未報言衣始刺成汝卽來至遂便以衣置彼肩上告曰乃至未浣已來不得輒開開便獲罪是時笈多持衣而去彼同伴尼告言笈多可將衣來我試爲觀不知尊者如何刺作笈多報曰汝可不聞聖者鄔陀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浣已來勿輒開衣若開得罪既至寺內諸尼報曰我試看衣刺作何

似報言聖者鄔陀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淥已來不應輒開若開得罪時有得意苾芻尼強就肩上抽取大衣遂便開張諸尼見已皆大譏笑作如是語聖者鄔陀夷久與笈多不能相見今日始得交頸同居時喬答彌大世主報諸尼曰汝等頭上無髮腋下毛長有何歡情而更誼笑諸尼白言聖者鄔陀夷作非法事由斯見笑遂問其故尼以事曰時大世主告諸尼曰彼常惡行虧損聖教令法河岸日見崩潰諸苾芻尼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衆聞生嫌恥具以白佛佛告鄔陀夷汝實與非親尼作衣耶白言實爾大德

世尊集諸苾芻種種訶責鄔陀夷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作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得罪輕重六句同前無犯如上

與苾芻尼同道行學處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難陀鄔波難陀作如是念共相告曰此諸黑鉢用獼猴脂以塗其足常遊四方將欲行時受他利養行還之日復受供給多人愛敬我等猶若井蛙未曾遊歷是故

無緣得他利養我今宜可告姊妹知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往十二衆苾芻尼處告言姊妹汝等善住我欲遊方隨處教化時彼諸尼聞皆啼泣鄔陀夷問言姊妹何故啼泣答曰大德行矣給苑空虛報言姊妹大師處世百千聖衆汝等何故輒謂空虛答曰諸黑鉢者聞我名時尚不歡喜豈容至彼許我安坐賜以言談爲宣妙法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可相隨去吐羅難陀尼曰苾芻與尼同一道行是事合不鄔波難陀曰道理合去誰復相遮多辦路糧可相隨去時苾芻尼隨言辦訖六衆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既得食

已往尼寺中十二衆見白言聖者可食小食六衆爲受所有路糧悉皆食盡告諸尼曰姊妹汝等造得路糧應可將來觀其好不尼便報曰向者小食並是路糧今已食盡六衆曰若如是者何得長途共相支濟更可多作若少乏者當受饑苦彼更營辦俱投商旅時有乞食苾芻亦欲隨去諸人報曰斯等六人並皆惡行若同去者被惱不疑乞食者曰我不從彼受業亦不依止爲師彼以何緣而相惱亂不受勸言遂卽同去是時六衆既至界外自相謂曰我等何能久事容範宜各隨意作自威儀是時難陀與難陀苾芻尼

難陀弟子及尼弟子乃至求寂及求寂女同在一處
隨路而行其鄔波難陀等亦復如是時有婆羅門居
士等見其合雜作如是語此是沙門婦此是男此是
女此是兒婦此是孫子與俗不殊何有正法鄔波難
陀聞而告曰嚚惡婆羅門假令我今脚踏汝牀多畜
妻子法與非法何干汝事時彼乞食苾芻聞已生念
我寧身死誰能共此惡行之人共爲遊歷遂卽旋返
至逝多林時諸苾芻見而問曰善來行李安樂不答
言具壽寧有安樂我共六衆同道而行彼行惡事虧
損佛法問曰彼作何事卽便具答少欲苾芻聞生嫌

賤云何苾芻與尼同路人間遊行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世尊知已待六衆至集衆問曰汝等六人實作如
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訶責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同一道行者波
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佛在給孤獨
園有衆多苾芻尼在王舍城於王園寺三月安居夏
旣終已欲詣給園禮世尊足出求商旅於商人中見
有苾芻遂相謂曰姊妹此有苾芻不合同去當更別
求諸商旅中皆有苾芻復相告曰我雖久覓皆有苾
芻不可同行但遙望商旅隨後而去時苾芻尼在後

行時趣伴不及便被盜賊劫奪衣資漸漸遊行至室
羅伐詣苾芻尼寺尼既見已告言姊妹行李安樂不
答曰寧我安樂在路遭賊劫我衣物諸尼報曰豈無
商旅與同行耶答言有若爾何因遭賊答有苾芻不
合同去緣斯在後遂遭賊劫諸尼曰九十六種諸外
道類皆悉慈愍不棄女人唯佛世尊猶棄我等令無
依怙被賊劫奪諸苾芻尼聞已白諸苾芻諸苾芻曰
佛言除時因緣復於異時有衆多苾芻隨逐商旅
人間遊行飲食有闕佛言應持路糧如佛所教持路
糧者諸苾芻不知遣誰持去佛言應令男淨人或女

淨人此若無者令求寂男求寂女此若無者苾芻苾
芻尼應更互持去更互授食又有衆多苾芻人間遊
行有染患者諸苾芻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應可
與行苾芻力少不能持去佛言若有苾芻尼應共與
去苾芻近頭尼在足處便生染心佛言苾芻近足尼
在頭邊行至村坊俱看病人不行乞食遂闕飲食佛
言應留一人看守病者餘皆乞食若苾芻尼病亦應
准此將去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
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共商旅期行者除餘時波逸底

迦餘時者謂有恐怖畏難處此是時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苾芻尼者謂十二衆期者謂同結伴行者謂涉路而去除時因緣者謂有難緣得同商旅若無商旅不能得去恐怖畏難乃至結罪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共苾芻尼商旅同路行時若越半半拘盧舍皆得惡作滿滿拘盧舍皆得墮罪或從村詣野或從野詣村里數結罪咸皆准此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苾芻尼同乘一船學處第二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難陀

邬波難陀共相謂曰此諸黑鉢用獼猴脂以塗其足如是等廣說如前乃至告十二衆知彼便啼泣令辦路糧遂共同船男女交雜諸人譏笑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便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同乘一船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在給園中去斯不遠有河名曰難渡於此河外有村名曰白鴿村有長者造立大寺修營既畢欲施與僧便請二部僧尼就彼設供時有一尼勤修善品作如是念我於今日不行乞食且當作業待至臨中我當赴供既修禪誦見日欲中遂到河岸見

諸苾芻先在船上時船主報言聖者宜可上船尼
言賢首我不合去宜待後船船更迴來取人將去復
喚尼上尼見苾芻復云在後船到彼岸繫纜而去時
苾芻尼遂便叫喚船人船人可來取我船人不肯尼
乃佇立河邊見日過午即便歸寺乃至食勢尚存能
爲習誦饑虛旣逼倚臥一邊是時諸尼赴供迴已問
此尼曰聖者食是他物腹豈他耶多食貪餐飽悶而
臥報曰我不去食何悶之有問曰何因不食具以其
事告語諸尼尼白苾芻苾芻曰佛佛言除直渡世尊
以此因緣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期乘一船若沿波若泝流除直
渡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期乘一船者謂共
乘船過津濟處沿波者謂下水泝流者謂上水直渡
者謂正趣傍岸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共尼同
乘船計其遠近得罪輕重同前道行若篙棹折隨流
而去或復施折或避灘磧或施師不用其語此皆無
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獨與女人在屏處坐學處第二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於
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之舍是
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卽爲敷座告言善來聖者可
於此坐卽共笈多相對而坐時鄔陀夷爲其說法憶
昔同歡告笈多曰汝憶昔日於彼園中或天祠處敷
設如是臥具然如是燈明食如是飲食作如是歡戲
不答言我憶時有乞食苾芻亦至笈多舍笈多見已
作如是念我今若起與食恐絕言談卽便攜手令去
時鄔陀夷見其攜手告言笈多汝對我前情無羞恥
便與外人手相攜遣報言聖者我實不與外人漫相

攜遣然有乞食苾芻欲來求食我作是念若起與食
恐絕言談遂以手攜更無別意鄔陀夷曰豈我爲汝
說四聖諦法而畏絕耶然我於昔時常自舉手從他
乞得斯產業捨而出家汝今不能助成福事惠施
乞人于時笈多卽便重喚乞者以上妙飯食授與滿
鉢時乞食者得食便去其鄔陀夷於此飯食訖歸逝
多林彼乞食者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大德鄔陀夷所
助其歡喜往彼告言大德當生慶喜我於今日受仁
妙供鄔陀夷曰汝初入舍見作何事答曰見以手遮
問曰後作何事答曰彼出好食持以相施報曰當爾

之時我在舍內令施汝食問曰大德當時共女人一處坐耶答言爾曰此事合不答從合不合我已作訖何干汝事若汝不能共容忍者當告苾芻制其學處答曰我豈相捨卽以此事白諸苾芻少欲者聞各生嫌恥云何苾芻與女人屏處獨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乃至問鄔陀夷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屏處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女人者謂堪行姪女獨者謂無第三人屏處有三謂牆柵及慢坐者謂

一尋內縱身而坐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獨與女人在屏處縱身而坐無第三人得波逸底迦若在門屋下或在房門前或令女人獨於此處摩耒諸藥大開其門來往諸人皆得見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苾芻尼屏處坐學處第二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笈多旣出家已次當授事時諸尼衆於日初分著衣持鉢皆行乞食惟有笈多獨在寺住時鄔陀夷入城乞食至苾芻尼寺是時笈多躬爲灑掃於寺門前遙見鄔陀夷來

告言善來聖者卽便放箸前禮其足在一面立時鄔陀夷便爲說法說法旣久憶昔同歡告笈多曰汝憶往日於彼園中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憶時有老病苾芻尼在門屋下坐作如是念此之二人乃至母嫁時事亦共評論時旣延久笈多報曰聖者應去諸苾芻尼欲來入寺見不掃除恐生嫌恨我當掃灑鄔陀夷遂去笈多掃灑諸尼見問掃地何少答曰自汝去後我立不坐老尼聞已報曰仁等去後笈多不坐其事實爾然大德鄔陀夷來至於此立共笈多恣意言語乃至母嫁亦並評論諸苾芻尼問笈多曰實作如

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諸尼聞已咸生嫌恥云何苾芻與苾芻尼獨在屏處立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曰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答訶責廣說如前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苾芻尼屏處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釋獨等義廣說如前此中犯相立臥皆犯餘如前說

知苾芻尼讚歎得食學處第三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大迦葉波在城東園鹿子母舍時迦葉波於晡後時從靜慮

起往世尊所禮佛足已退坐一面爾時佛告迦葉波
曰汝今年衰朽老所著布糞掃衣極成重滯此應棄
捨當隨我教依衆而住受別請食及施主衣應以刀
截并涂壞色而守持之時迦葉波奉教歡喜禮佛而
去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於長夜中作如是念善哉大
迦葉波合受人天恭敬供養我當何時於已舍中得
設微供延請來食長者聞佛令迦葉波依衆而住并
受別請往詣其所禮足已在一面坐時迦葉波爲彼
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長者便念我若獨請大德
詣舍食者或容不肯受我今宜可通請四人長者卽

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禮敬白言聖者唯願大德并
已四人明日就家受我微供是時尊者默然受請時
彼長者見受請已禮足而去旣至舍已告其妻曰賢
首我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大迦葉波合受人天恭
敬供養我當何時於已舍中得設微供延請來食我
於向者延請大德通已四人明來我舍爲受供養彼
已慈悲許受我請賢首宜可多辦清淨上妙飲食其
妻聞已尋皆備辦應合令食今日修營堪熱食者明
朝當作時彼長者至明日清旦便作是念我今若於
三層舍下敷設座席乞食諸人共相誼闊若在第

層上鳥鳥亂飛恐汙飲食宜於中層敷其座褥既敷設已卽令使者往白尊者迦葉波大德飲食已辦幸願知時如佛所說若爲先首受他請者應在前起時大迦葉波於日初分通已四人往長者舍旣至彼已便昇中閣就座而坐是時長者禮尊者迦葉波足已在一面坐時大迦葉波爲其說法示教利喜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來乞食前入長者舍告其婦曰妙相無病長壽當施好食長者婦見報言聖者今日稍忙無暇相與問言何爲答曰尊者大迦葉波一切人天皆恭敬供養今我舍內聊設疎疎供請彼四人來此受

食時將欲至仁可且去尼便報曰彼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多有諸餘釋迦上族出家具戒爲大法師三藏俱明詞辯無礙何不供養乃施餘人時大迦葉波聞此語聲作如是念勿令此尼廣爲惡業故作警欬金聲雅亮響徧宅中尼聞妙音知是迦葉波作如是語彼大龍象已至宅中長者聞已遂作是念前云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後更說云是大龍象便起怒心從閣而下彼下閣時急行震響尼聞行聲便作是念聽此行步響異尋常必當於我作無利事宜可急出勿令見我卽擡裙急步疾出其舍長者告曰禿沙門尼

何故逃走更不得來入我宅內尼遙報曰汝家如廁
如獄停旃荼羅我蒙國王同宮內人無有障礙汝若
觸著我者當截汝雙腕長者告曰禿沙門尼諸老宿
尼蒙王恩澤非汝貪恚無識之人且放汝去長者自
持種種上妙飲食竭誠供養飯食既訖收鉢澡手嚼
齒木已長者及妻卑席而坐聽說妙法時大迦葉波
爲說法要示教利喜從座而去至住處已往詣佛所
禮佛足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蒙佛教令依衆
住受別請食由斯乃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復是佛
弟子中爲大龍象我於今日得斯毀譽大德我於長

夜自居蘭若讚住蘭若自常乞食讚常乞食自居樹
下著糞掃衣讚居樹下著糞掃衣佛告大迦葉波汝
見何利自居蘭若讚歎蘭若自常乞食讚歎乞食自
居樹下讚歎樹下自著糞掃衣讚歎糞掃衣大迦葉
波白佛言世尊我見二利云何爲二一者於現世中
得安樂住二者於未來世能與多人作大燈炬示其
正路時彼諸人咸共聞知作如是語佛在世時有大
德苾芻捨俗出家淨修梵行大師所讚智者所稱自
居蘭若乃至示其正路時諸苾芻等聞是事已各自
策勵如說修行勤求出道彼於長夜得安樂住說是

語已佛告大迦葉波善哉善哉汝能如是於長夜中
與未來世同梵行者作大饒益哀愍世間人天等衆
惠利一切令得解脫迦葉波若有毀訾杜多行者我
毀其人若有讚歎杜多行者我讚其人何以故迦葉
波我於長夜讚歎行此杜多功德稱揚顯說諸行中
最迦葉波汝從今日常住蘭若讚歎他人住蘭若處
乃至廣說汝等應當勤心修學時迦葉波奉教修習
此是緣起尚未制學處佛在室羅伐城迦多林給孤
獨園時世饑饉乞求難得時有淨信婆羅門長者居
士等於諸大德尊宿苾芻常爲供養時六衆苾芻入

城乞食詣十二衆尼所時彼諸尼見六衆至報言聖
者就座可食小食鄔波難陀曰誰當授我答言我等
報曰今日雖爾明朝遣誰答曰我當還奉報言姊妹
設得此食未能支濟汝等若能順我等意爲饒益者
諸婆羅門等先所供給諸大苾芻種種供養汝當勸
彼迴施於我若能如是得好供給我當支濟時吐羅
難陀尼白言聖者我苾芻尼合作此事不鄔波難陀
曰深是合作誰復相遮豈令我等受餓而死尼曰我
等奉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入城乞食到彼尊者憍
陳如施主之舍至彼舍中作如是語仁比於誰以食

供養答曰聖者憍陳如我常供養報曰汝若能於釋
種出家明閑三藏辯才無礙是大法師爲供養者仁
等必當獲殊勝福彼便問曰誰是釋種具斯衆德報
曰聖者難陀卽其人也答曰我隨教作長者遂便以
憍陳如供養迴與難陀如是諸餘耆宿尊德所有供
養悉皆迴與六衆苾芻爾時六衆於日初分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至施食家受諸飲食餅果之類盛滿角
袋并持飯鉢還歸住處諸苾芻見問曰袋中盛滿何
處將來報言願我姊妹無病長壽緣彼教化我得美
食諸苾芻曰具壽合遣諸尼教化飲食而受用耶答

曰據何不合深誠應理豈我不食自餓而死少欲苾
芻聞生嫌賤云何苾芻令苾芻尼教化飲食而受用
耶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乃至廣爲問答爲制學
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知苾芻尼讚歎因緣得食食
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室羅伐
城有一長者爲二種業一謂興易二謂營農於曠野
中耕地旣訖下麴麥種卽於田處葺作小廬復持錢
財餘處興易時有乞食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出
城觀望見彼小廬作如是念此處閑靜堪爲止宿卽
便每日入城乞食權停小廬由人氣故諸餘鳥鹿不

來侵損復蒙時雨苗實極成時彼長者他處經求安
隱得至藏舉貨物洗浴食已告其婦曰我於先時於
某處田中下麴麥種遂出經求不知今時可得種不
遂往田中見苗實成熟便作是念我所種苗不作籬
柵亦不使人而爲守護何故今時非意成熟卽便按
行見有人跡尋蹤而去至舊草廬窺戶內觀見乞食
者跣趺端坐宴默禪思長者便念我田得成由此人
力遂前問曰聖者住斯答言如是長者告言聖者此
是我田幸可依住若須華葉及齒木者隨意當取明
就我家爲受疎供苾芻報曰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請

便不相許時彼長者禮足而去旣至家已報婦曰賢
首應料理倉庫田麥極成婦曰仁誑我耶夫曰我先
下種不安籬柵亦不使人而爲守護今極成熟何事
相誑汝勿致疑婦問其故答曰我於田邊造一草室
有乞食者於彼居停由其力故苗實成熟婦曰若如
是者何不請來就舍受食答曰我已言請彼不肯受
自云我是乞食之人不受他請婦曰彼乞食者日歷
百家乞求辛苦方能滿腹仁不慇懃所以不受宜可
更去苦相邀屈必應爲受時彼長者聞婦勸已遂便
復去至已禮足白言聖者幸願慈悲明當就宅受我

微供苾芻報曰長者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請長者報曰願當降意明至我家略受疎食勿違所請時乞食人見彼長者慙懃不已遂默然受長者見受禮足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婦曰賢首乞食苾芻已受我請明日許來應可爲辦上妙飲食其婦聞已即便備辦堪冷食者今日預爲須熱食者明日營作是時有餘乞食苾芻來至田中草室之內喚乞食者曰可來共行乞食報曰有別長者來請我食時至當赴不及相隨餘乞食者作如是語汝大福德能獲利養爲物受請時至當行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巡次至彼設供之家便入其舍見長者婦報言妙相願汝無病長壽當施我食婦人答曰聖者且去我有憂愁無容授食問曰何憂答曰請乞食者許來就舍今既不至恐其絕食是故懷憂尼便報曰我若喚來與我食不報言與食尼曰我雖蒙食其伴如何報言亦與守寺之尼誰當與食報言亦與吐羅難陀便作是念入城乞人今皆欲出新來入者卽是其人尼往城門遙望而住其乞食者作如是念我既受請不爲乞食且修善品時至當行看時欲至著衣持鉢往赴城中時吐羅難陀見而便念此之來者

是受請人卽前問曰聖者於某甲舍受其請耶答言
爾尼曰我於彼家已相讚歎報言姊妹我先令汝相
讚歎耶便作是念如世尊說若苾芻尼讚歎得食卽
不應食我今寧可忍饑絕食不緣此故而犯其罪卽
欲回還吐羅難陀見其欲去報言聖者我不知仁名
字氏族云何輒爾共相讚歎時乞食者報言姊妹若
先是實後便妄語若後是實前言是虛說是語已遂
還本處尼極羞慙便行乞食時彼苾芻還歸草室乃
至食力未盡已來修諸善品食力消已遂便倚臥餘
乞食者來問之曰食是他物腹豈他耶答曰我何所

作報曰多貪飽食遂使不能修諸善品問誰貪飽食
答曰汝是多貪報曰我不曾食問曰有何因緣時乞
食者具以其事曰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
施主先有意受食無犯爾時世尊讚歎持戒訶破戒
者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苾芻尼讚歎因緣得食食除施主先有
意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苾芻尼者謂吐羅
難陀讚歎者有其二種一讚歎持戒二讚歎多聞食

有二種已如上說食者謂呑咽也除施主先有意者若施主先有心請此苾芻設今讚歎食之無犯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有衆多苾芻受俗家請若苾芻尼先往其舍作如是語仁等設供請何苾芻報言某甲尼曰欲行何麤施主報曰欲行麤麤尼曰應與細麤彼苾芻或有證得預流果者或得一來果者或得不還果者或有證得阿羅漢果者尼曰欲得何酥報曰羊酥尼曰應與牛酥彼苾芻得四果故尼曰欲行何鹽報言鹹鹽尼曰應與石鹽彼苾芻得四果故若行醋漿應與酪漿乃至諸菜餅果悉皆勸與勝上好者

欲與非時沙糖漿尼曰應與石蜜漿欲與粟飯尼曰應與杭米飯欲與菜羹尼曰應與肉羹彼苾芻得四果故若諸苾芻知苾芻尼見彼施主行麤食時勸讚行好讚彼苾芻獲得勝果若苾芻知如是虛相讚歎食其食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苾芻尼讚歎苾芻云持三藏應與好食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實得諸果實解三藏尼雖讚歎食之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
音釋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糸

笈

極曄切

穉

泥耕切

脰

因肩切

賁

尸羊切

餐

他結切

屏

食也

汭

蘇故切

施

逆得可切

磧

七迹切

水

渾

所賣切

筆

徐切

醉

蔽

測革切

慢

莫半切

灑

灑所賣切

筆

徐切

醉

嫌

賢兼切

葦

蓋七入切

韮

日韮切

麴

古猛切

麴

齒沼切

嫌

古斬切

鹹

也

鹹

鹹

也

鹹

也

鹹

也

鹹

也

鹹

也

鹹

也

龔與府楞嚴寺般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計字七

千七百個該銀三兩四錢六分五厘

崇禎辛未歲仲冬月金沙顧龍山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攝頌曰

數食一宿處 受鉢不爲餘 足食別非時

觸不受妙食

展轉食學處第三十一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闍鐸迦池竹林園中時具
壽大目軋連於時時中常往捺落迦傍生餓鬼人天
諸趣慈愍觀察於捺落迦中見諸有情備受刀劒斬
斫其身屎糞燔煨猛燄鑪炭燒煮等苦於傍生中見

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四

一

卷四

其更互相食噉等苦於餓鬼處見爲種種飢渴所逼等苦於諸天處見將墜墮愛別離苦於人趣中見有種種艱辛求覓資生衣食殺罰等苦既見是已於四衆中普皆宣告諸人當知如我所見五趣差別苦樂之報皆悉不虛汝等應信勿致疑惑受苦報者惡業所招謂殺盜邪淫乃至邪見不敬三寶欺慢尊親無慈愍心不持禁戒由斯惡行得苦異熟受樂報者善業所感謂不殺盜乃至不邪見崇信三寶敬重尊親具慈愍心奉持禁戒由斯善行得樂異熟諸人聞已歎未曾有悉皆舉手高聲唱言善哉聖者能爲我等

盲冥之輩但見現在不覩未來親於五趣觀善惡事還來相告我等始知報應影響必不唐捐從今已去改惡修福希生善道不墮惡趣是時四衆既自聞已皆作是念我之男女或弟子等常爲惡業不勤修習清淨梵行欲令棄捨諸惡業故悉皆將至聖者大目犍連處令其聽法既聞法已冀修善行免墮惡趣證殊勝果當爾之時四衆雲集來聽法要人衆誼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大目犍連處四衆雲集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具壽大目犍連遊行五趣見諸苦惱於四衆中具說其事由此諸人爲聽法

故皆來集會爾時世尊告阿難陀非一切時處常有
大目犍連如是之輩頗亦難得是故我今勅諸苾芻
於寺門屋下盡生死輪時諸苾芻不知盡法世尊告
曰應隨大小圓作輪形處中安轂次安五輻表五趣
之相當轂之下盡捺洛迦於其二邊盡傍生餓鬼次
於其上可盡人天於人趣中應作四洲東毗提訶南
瞻部洲西瞿陀尼北拘盧洲於其轂處作圓白色中
畫佛像於佛像前應畫三種形初作鵠形表多貪染
次作蛇形表多瞋恚後作猪形表多愚癡於其輻處
應作漑灌輪像多安水罐畫作有情生死之像生者

於罐中出頭死者於罐中出足於五趣處各像其形
周圓復畫十二緣生生滅之相所謂無明緣行乃至
老死無明支應作羅刹像行支應作瓦輪像識支應
作獼猴像名色支應作乘船人像六處支應作六根
像觸支應作男女相摩觸像受支應作男女受苦樂
像愛支應作女人抱男女像取支應作丈夫持瓶取
水像有支應作大梵天像生支應作女人誕孕像老
支應作男女衰老像病支應作男女帶病像死支應
作與死人像憂應作男女憂感像悲應作男女啼哭
像苦應作男女受苦之像惱應作男子挽難調駝駝

像於其輪上應作無常大鬼鬚髮張口長舒兩臂抱
生死輪於鬼頭兩畔書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次於無常鬼上應作白圓壇以表涅槃圓淨之像如
佛所教於門屋下應作生死輪者時諸苾芻奉教而
作諸有敬信婆羅門居士等見畫輪像問言聖者此
之畫輪欲表何事苾芻答曰我亦不知何所表示諸
人報曰若不解者何因圖畫時諸苾芻默無所對卽

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應差苾芻於門屋下坐
爲來往諸人婆羅門等指示生死輪轉因緣如佛所
教令指示者時諸苾芻遂不簡擇令無識解者開導
其事不生物信更招譏醜佛言令知解者指示諸人
時王舍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顏容端正
人所樂見告其妻曰賢首我今有子多有費用宜入
大海經求珍貨妻告言善長者卽便持諸雜物入大
海中因風破舶往而不返其母辛苦或假宗親或以
自力長養小兒以孤貧養育名曰貧生時貧生童子
旣漸長大付師受業遂與同學往竹林園至寺門下

見盡五趣生死之輪問言聖者此名何物苾芻報曰
此是五趣生死之輪白言聖者爲我宣說苾芻告曰
汝當善聽所謂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趣別又問聖
者此捺洛迦有情曾作何業受斯斬碎身等苦苾
芻報曰賢首此於十惡業道以極重心數作不息由
彼業力今受斯苦又問聖者此傍生趣曾作何業受
斯負重相食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由造作十惡業
道以輕微心數作不息由彼業力今受斯苦又問聖
者此餓鬼趣曾作何業受斯飢渴燒然等苦苾芻報
曰賢首此由慳惜已物不肯惠施見他施時便爲遮

止於三寶處父母親族無分布心數習不已由彼業
力今受斯苦又問聖者此之天趣曾作何業受勝妙
樂苾芻報曰賢首此由以殷重心修十善業敬信三
寶受持禁戒由彼業力今得生天受勝妙樂又問聖
者此之人趣曾作何業受處中樂而有馳求活命等
苦苾芻報曰賢首此於十善業道以輕微心而數修
習由彼業力今得人身受處中樂而有馳求活命等
苦童子白言聖者下三惡趣我所不欲生人天中情
有欽尚聖者我作何業生彼天中答曰汝若能於佛
正教中善說法律而出家者於現世中策勤修習斷

諸煩惱盡苦邊際若不獲果有餘煩惱而命終者當
生天上聖者若出家者當作何業答曰乃至命終無
虧梵行曰我不能作更有何業得生天上若受八支
及五學處爲近住近事曰此作何事答曰若一日夜
或至盡形不殺盜姪不妄語等曰此亦不能更作何
業當得生天答曰若以飲食供佛及僧由此福因當
生天上聖者可用幾物得爲飲食供佛及僧答曰可
用五百金錢聖者此事可辦卽從座起禮足而去還
家白母曰我於向者詣竹林園於寺門下見有彩畫
五趣生死之輪所謂捺洛迦傍生餓鬼及以人天下

三惡趣我所不欲上之二趣心有愛樂母今欲得生
人天不母曰欲得若如是者當可與我五百金錢奉
佛及僧一中供養當得生天母曰汝少失父孤惻養
育或以自力或假宗親今始成人付師受業束脩之
直尚自不充五百金錢卒何能得白言若貧無者我
當傭力求覓金錢母曰汝今少年氣力微劣何能客
作求覓珍財答言我當勸力望及餘人母見殷勤卽
放令去往市店所求自傭賃時有婆羅門居士等來
覓作人曾不見問乃至日暮佇立行中諸人散盡遂
便還舍母問曰得傭力處不答言曾無見問母曰豈

有作人如汝束帶凡作人者頭蒙塵土著破弊衣在
作行中他人見問既至明朝如母所說著麤衣服住
作行中時有長者欲造宅舍來至行中覓傭力者將
餘人去不問貧生于時貧生報長者曰我亦客作何
不相顧長者曰汝容貌柔輒豈能執作答曰傭力之
人豈先與價長者曰日暮方酬貧生曰我且爲作至
日晡時若稱作功當酬價直若不愜意物不須與長
者將歸令其作務諸餘作者並不齊心唯此貧生盡
力爲作諸人報曰觀汝形勢未解客作但可度日何
苦自身貧生報曰兄等知不我由惡業生在貧家今

更欺人當生何道諸人報曰汝今未解且事勤勞不
久之間嬾劇於我時彼貧生善能談說爲諸作者巧
說當機諸人樂聞執作隨走欲聽其話不暇徐行貧
生引之乃至終日一日之作比餘兩倍長者至暮自
來檢察觀其所作倍勝於常問當作人曰汝於今日
加作人耶報言不加若爾何故兩倍於前其當作人
以事具告長者聞已極生歡喜遂與貧人兩倍之價
貧人問曰兩日之價豈併相酬長者曰我心媿汝故
倍酬直貧人曰若稱意者乃至宅成常容我作所有
價直且未須還作了之辰一時當付長者曰善哉遂

常令執作至宅畢功長者筭錢欲酬作直唯得四百五十未滿所期貧人見已遂便啼泣長者曰何故啼泣豈我於汝相欺負耶答曰長者大人無容欺負然我本心求錢五百於佛及僧擬申供養錢既未足更復苦身爲此因緣我悲啼耳長者曰若緣福事我願助成貧人報曰長者添滿自成福業乖我本願不得生天長者曰汝以信心奉佛衆不報言如是若爾汝可往問世尊如佛所說汝當奉行時彼貧人尋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爲供佛僧衆自賃已身求五百金錢在某長者家多時客作及至

作了五百不充長者見欠爲我添滿爲當取耶爲不取耶佛言童子應可取之白佛言世尊他物相助恐不生天佛言童子汝初發心當生天處何況捨施而不生耶奉佛教已歡喜而去至長者處取五百金錢還詣母所白言慈母此是五百金錢幸願營辦供佛及僧母曰汝豈不知家道先貧觸途闕乏食手器具座褥皆無欲請佛僧若爲能濟汝今可去白傭力處長者令知彼舍寬容或能爲作貧人聞告詣長者處白言今我家貧觸途匱乏食手器具座席並無欲請佛僧事不能濟敢欲憑告就此宅中爲辦所須請佛

僧食是事得不長者便念我造新宅得供佛僧斯成
善事告曰汝可留物往請佛僧來就宅中爲受供養
時彼貧生留物而去遂於明日往詣佛所禮佛足已
長跪合掌曰言世尊唯願明日就某宅中哀受微供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見佛受已禮足而去報長者知
時彼長者卽爲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於晨朝時敷設
座褥安大水器布列香華令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
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與諸聖衆詣長
者家是時六衆苾芻問授事人曰今日誰家請佛僧
衆報言某長者子六衆議曰彼客作人有何飲食我

今宜往餘相識處求覓小食至彼舍已彼言聖者可
食小食卽皆飽食方詣請處爾時世尊并諸大衆至
長者家各洗足已就座而坐是時貧生便以清淨上
妙飲食手自供給悉令飽滿見六衆苾芻不能美食
便詣佛所白言世尊我見衆中有諸聖者不能美食
將非由此障我生天佛言賢首但施座褥定得生天
何況佛僧爲受飲食是時貧人見佛僧衆飯食旣訖
收鉢器已便持小席在佛前坐聽說妙法佛爲宣說
示教利喜從座而去當爾之時有五百商人從大海
來過王舍城初至之日遇大節會所將珍貨無人交

易共相議曰旣無交易事欲如何飲食所須無求覓處中有一人曾近茲芻請知法式告諸人曰宜可散問今朝何處供佛及僧其家必有多餘殘飲食我等往彼而求覓之訪知某甲長者之宅已供佛僧我等往彼當以價直而求贖之卽便至舍白言長者佛僧食訖必有餘殘求贖多少長者報言非是我食是此少年所設飲食商人就彼同前求覓貧人報曰我不須錢直爾相惠時彼商人悉皆恣食旣飽滿已咸並稱歎曰長者曰仁於今日獲大善利於已舍內供佛及僧我等商人亦蒙飽足長者報曰此非我食是此少年所設供養問曰今此少年是誰之子報云是某甲

長者子商主報曰此卽是我知識之子便以大氎敷之于地并安珍寶普相告曰諸君當知我聞衆縷成衣滴水盈器仁有施者宜安此處須臾之間便成寶聚商主報曰當受此物貧生曰我但施食無求物心商主曰斯非食價此中一寶能成百供非關食直以慶喜心共相贈遺報言我今設食求覓生天仁雖見惠我不敢取勿緣此故障我生天商主曰汝信佛不答言我信若信佛者可往問佛隨佛所教當奉行之時長者子往詣佛所禮佛足已白言世尊我向設供

尚有餘食與五百商人皆令飽滿時彼歡喜以衆多珍寶見惠於我爲受此物爲不受耶佛言受取白言世尊勿緣此寶障我生天佛言此是華報果報在後時長者子禮佛而去爲受珍寶爾時王舍城中有一首望長者遇疾身亡更無子息衆人議曰長者身死首望交無欲覓於誰共相領攝宜應共覓大福德人立爲首望諸人議曰如何得如是大福德中有智者告諸人曰應以衆多種子置一瓦中令彼諸人以手探取若得一色種子者當立其人以爲首望即便如議以雜種子置一瓦中衆人各探咸得雜種獨此貧

生得純色種子衆人雖見而僉議曰我等豈可立客作人以爲首望便令三取皆得純色諸人既見共生希有云是天神之所加護我等今者宜可同心請爲尊首是時郭邑共拜貧生以爲首望時設供長者見是事已卽以衆寶瓔珞嚴飾其女而娉與之時貧生善業力故宅中珍寶忽然自生衆人因此號曰善生時善生長者作如是念今我宅中所受果報皆是世尊威神之力我今宜可請佛及僧來至宅中受我供養是時善生長者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爲說法旣聞法已卽起長跪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

佛言世尊唯願慈悲與諸苾芻明當就宅爲受微供
爾時世尊默然爲受善生長者見佛受已卽禮佛足
從座而去時善生長者卽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
食廣說如前手自持食奉佛僧衆見收鉢已爲欲聽
法便持小席在佛前坐爾時世尊知彼長者意樂根
性隨機說法令彼長者心得開悟卽於座上夫婦二
人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
旣見諦已白佛言世尊我等由佛得解脫果此非父
母高祖人王及諸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
能作我逢世尊大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

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苦際得涅槃樂
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所有身見悉皆除滅
獲得初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
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始從今日乃至命終受五學處
不殺生乃至不飲酒說是語已俱禮佛足歡喜奉行
爾時世尊爲彼夫婦宣說法要示教利喜得勝果已
從座而去至住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彼善生長者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爲客作人復作何
業於其宅中珍寶自出世尊告曰今此善生先所作
業緣合成熟果報不失凡諸有情先身所作善惡之

業非於外界地水火風而令成熟然於自身蘊界處
中業果成熟卽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之因緣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聚落中
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春陽之月衆華徧開
茂林清池皆可愛樂異色諸鳥發和雅音所謂舍利
鸚鵡百舌之類時彼長者將諸男女詣華林中共爲
遊觀爾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於世於貧窶類
常懷哀愍住下房舍及以麤食譬如麟角獨現世間

時此獨覺爲愍物故人間遊行至斯聚落於日初分
著衣持鉢欲行乞食復自思念我今何故爲難滿身
辛苦入村多處求食宜住園內若有節會人來隨彼
所施用自充足是時獨覺卽往園中長者遙見身心
湛寂容儀庠序彌加信敬起渴仰心便就禮足白言
聖者仁爲求食我爲求福宜住園中受我供養時彼
獨覺默然許之長者於日中奉施飲食後時長者
有事須詣餘村告其婦曰賢首我今有事須往某村
汝於聖者如常供養勿令有闕告已便去時長者婦
晨朝早起備辦飲食其子問曰母今辛苦每日爲誰

母曰爲上福田聞已怒曰彼不傭力而受他食母便訶叱汝莫作此口業重罪長者後還問其妻曰聖者飲食無闕乏不婦報之曰所供飲食無闕時須然我童兒於聖者處作口業罪具陳子語長者便念小兒無識自害其軀當墮惡趣卽携童兒詣尊者處時彼獨覺遙見長者與子俱來便作是念長者比來獨行而至何故今日與伴俱來觀知事已不用口言以身說法爲愍彼故踊身空界猶若鵝王現大神通作十八變上騰紅燄下流清水卷舒自在令生深信凡夫之人見神通時速能發悟如摧大樹頓首歸依遙禮

尊足白言尊者慈悲淨意唯願哀愍速爲下來受我微誠略申供養時彼聖者爲哀愍故縱身而下長者卽以隨時香華慇懃供養父子悉皆頂禮尊足而發願言此大福田是應供養而反爲惡罵出傭力言願於當來勿受苦報所有勤誠供養功德願於來世生大富家并得如是殊勝之果勝此大師我當承事不生厭背汝等慈芻勿生異念往時長者子者卽今善生長者是由於獨覺所發瞋怒心作傭力語遂於五百生中常爲客作至今傭力惡業方盡復由志誠供養功德生大富家由昔願言并得如是殊勝果報今

於我所得見真諦又願勝此大師我當承事不生厭
背者我勝獨覺百千億倍供養於我無厭背心是故
汝等苾芻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作純白業得
純白異熟若作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等苾芻應離
純黑及以雜業當修純白業得純白報如是應學此
是緣起尚未制戒爾時世尊出王舍城詣廣嚴城住
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長者名曰勇利聞佛來至
在高閣堂中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爲說
法示教利喜令歡悅已默然而住時勇利長者卽從
座起頂禮佛足白言世尊唯願哀愍佛及衆僧明就

我家爲受微供世尊爾時默然而受是時長者見佛
受已禮足而去旣至宅已告家人曰我已請佛及僧
明當就食然佛僧衆疲於道路汝等多辦上妙飲食
時彼家人依言備辦長者於晨朝時敷設座褥安大
水器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六衆苾芻前至
此城往門徒舍彼見致敬報言聖者當食小食答曰
我受他請又復白言可食少許菴沒羅餅答言好遂
卽飽食時有乞食苾芻從門前過長者出見亦喚食
餅苾芻報曰我一坐食不應二處長者曰若如是者
隨意將去就被俱食卽以小鉢受取赴彼請家爾時

世尊不去赴請苾芻皆往有五因緣佛遣取食云何爲五一爲自宴默二爲諸天說法三爲觀病者四爲觀臥具五爲弟子制其學處此中所爲欲制學處住在堂中令人取食時勇利長者觀衆坐定手自奉獻種種清淨上妙飲食悉令飽滿時彼長者行食之時見乞食者於小鉢中所持之餅行食將了在乞食者前立乞食苾芻作如是念今此長者獨觀於我欲有言說乃至此未發言我當先語報言長者何但我獨食此菴沒羅餅彼六衆苾芻亦皆食訖長者答言聖者是何言歟乞食者曰非我獨食菴沒羅餅彼之六

衆亦皆食訖長者聞已忿怒作色告言聖者豈我宅內無斯餅耶告家人曰汝可行此菴沒羅餅彼卽行餅時取食苾芻受得食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世尊常法與取食人共相言問今日衆僧飲食飽不白言世尊上妙飲食悉皆飽滿然彼勇利長者有忿僧衆佛言何意時彼苾芻以事具白佛言勇利長者出忿恨言是應道理爾時世尊飯食訖收衣鉢澡漱已出外洗足旋入房中宴默而坐於晡後時便從定起詣常集處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六衆曰汝等實作展轉食耶六衆白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訶

責汝非威儀非隨順行非清淨法所不應爲云何汝等作展轉食旣訶責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展轉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佛在廣嚴城高閣堂中時有苾芻身嬰疾苦有解醫者來入寺中苾芻見已報言賢首宜觀我病爲處藥方醫言聖者可食小食報言賢首世尊不許醫言此卽是藥非餘能療苾芻答曰世尊制戒不許我食醫曰世尊大悲爲有病緣必應聽食時諸苾芻聞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除病因緣又有苾芻爲營僧務或爲宰覩波事身體飢虛

遂便偃臥癆修善品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來入寺中見其偃臥作如是語聖者世尊教法一向勤修何故今時偃臥而住答言賢首我極虛羸報言應食小食答曰佛制不許諸苾芻白佛佛言除作因緣爾時世尊從廣嚴城往給孤獨園時有苾芻疲於道路身體羸損共相謂曰我身疲倦若佛世尊聽許我等食小食者雖涉長途身不勞倦以事白佛佛言除道行時爾時世尊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自立要期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於此四日受聖八支近住學處又作要期請苾

芻就舍而食乃至苾芻未來食者必不先食同於此
日有餘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佛及僧衆赴請之
後長者遂遣使人往詣寺中請僧來食使者至寺不
見苾芻還報長者我於寺內不見一人長者曰彼何
處去答曰有別長者請佛僧衆就舍而食長者曰彼
食苾芻隨喚取一使人去喚見彼苾芻悉皆食訖從
舍而出白言聖者某甲長者家中設食唯願慈悲無
違所請苾芻曰我已食訖還報長者苾芻食訖長者
曰汝更疾去白言聖者可來就食食了之後以大甃
施使者復去報苾芻曰可來就食食了之後以大甃

施苾芻曰我已足食隨甃大小無宜更去使報長者
苾芻足食更不肯來隨衣大小無宜重食時彼長者
爲待苾芻日時已過遂便一日絕食時彼隣人聞是
事已共生嫌賤云何此諸沙門釋子他施衣時亦不
肯食違彼長者信敬之心由不受請令他絕食諸苾
芻聞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施衣時爾時
世尊讚歎少欲持戒敬戒者說隨順法告諸苾芻曰
前是創制此是隨開廣說如前我今爲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展轉食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病時

作時道行時施衣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也餘義如上展轉食者謂數
數食除餘時者謂除其時此中時者謂是病時病時
者若苾芻於一坐時不能飽足作時者若於牽觀波
所有營作及衆僧事業或時掃灑大如席許或復塗
拭如牛臥處道行時者若行半驛回還或直行一驛
施衣時者謂如拭巾裙量縵條等此皆無犯結罪
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施衣之時請有多種謂有
衣施或無衣施等有十六番若苾芻前請有食有衣
後請有食有衣兩請俱受二處皆食並悉無犯若苾

芻前請有衣後請無衣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
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若苾
芻前請有衣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
請有衣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
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餘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
此是初番餘句威應准此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有衣俱受無犯
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
請無衣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
衣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
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

此是第二番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三番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

轉與餘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四番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四

音釋

捺奴達切 糖煨糖音唐煨烏同切 誼囂誼許元切 囂虛驕切 聲也

轂古祿切 輻方六切 溉灌溉居代切 注也 灌古玩切 澆也 罐古玩切

屬 駝駝音託 駝音託 駝音託 悍渠管切 無 勑力竹切 勑力竹切 傭力竹切 傭力竹切

切 賴剎賴音早 剎音早

嘉興府楞嚴寺殿若堂經坊板頭銀刻此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四計字七十六百四十七個該銀三兩四錢四分三厘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施一食處過受學處第三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近多林給孤獨園於邊方
大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殷重爲諸四方沙門婆羅
門等造一住處若有於此停住者施以飲食爾時世
尊於室羅伐城現大神變時諸外道皆被驅逐人天
咸悉深心歡喜敬仰世尊然外道輩奔趣邊方有六
十露形外道至斯聚落詣長者所作如是語仁獲法
利仁獲法利長者問曰仁等是何今來至此答曰我

是出家人長者告曰善來我爲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此住處仁可於斯隨意停息所須飲食我自供承時諸外道卽於此住受長者供給時室羅伐城有淨信居士將諸賄貨至此聚落亦於長者店鋪停止便與長者情敦布素時彼長者手自授與露形外道餅果飲食長者令使命居士曰仁可暫來共我供養勝上福田居士聞已便作是念此言殷重多_是弗之弟子我今宜往頂禮其足旣至彼已見是無慙露形外道然而不能對面非毀遂默然而住時彼外道食了而去長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豈不善乎居士答曰

種實精好而田下惡鹹鹵磽确終無所收露形無慙常懷惡見長者報曰除斯之外有勝田耶居士曰有謂如來大師聲聞弟子長者曰彼若來者我當四事而爲供給時彼居士聞此語已默記于懷舊貨旣盡更收新物卽便還至室羅伐城到市店中安置貨已往逝多林禮苾芻僧足然六衆常法多於門首經行時鄔波難陀在門外立遙見居士從遠而來遂便迎接告言善來居士猶如初月久而方現比於何處與易經求居士答曰敬禮阿遮利耶我比在某聚落彼有長者造一住處招携四方諸沙門等并好飲食常

爲供養於佛弟子情懷渴仰鄔波難陀聞已便念若更有餘黑鉢之類聞此語者當在我前至彼住處我今宜可責彼居士勿使語人告曰居士汝常謂我不習禪思不勤讀誦恒念衣食以自活耶居士便念世間多貪不知厭足鄔波難陀是當一數此聞我告尚起譏嫌況復諸餘大德之類聞我此說重責何疑於是默然不復陳告時鄔波難陀見長者去往語六衆苾芻曰具壽我等何能久受辛苦於此住居諸人告曰大德頗有好消息耶答言具壽亦有多少鄔陀夷曰消息如何鄔波難陀曰於某聚落有一長者以信

施心造一住處并以飲食供養四方沙門婆羅門無礙受用宜可共行受其供養諸人問曰豈可六人悉皆往彼報言並去理亦何傷卽六人俱行詣彼聚落時露形外道共相謂曰我等宜應暫出觀化必有好處移就彼方便留一人令其看守餘皆悉去是時六衆漸次遊行到彼聚落至長者家旣相見已告長者曰願無病長壽長者問曰仁等是何答曰是佛世尊聲聞弟子長者告曰善來聖者我比翹心願見佛衆仁今得至深稱本懷我有宿心造一住處并設飲食意爲四方沙門婆羅門等作停止處仁今可住六衆

報曰彼處頗有牀座臥褥被枕以不答曰先無六衆
曰彼若無者豈地上坐耶長者卽送諸牀座并以褥
席是時六人往彼舍中時一外道見而告曰汝沙門
釋子何故輒來此舍非是汝等住處報言外道非汝
住處是何言歟汝若默者得容且住若更出言必見
治罰外道便念此有六人我唯單已誰能共彼以相
禦敵勿令見辱宜當走避六人日日恒於長者家食
後時長者有緣須往餘處白六衆曰我有少緣詣某
聚落仁當如舊於我舍中受其供養至我迴還長者
卽告家人曰汝等如常供養聖者至我迴還勿令闕

乏長者便去六衆如常受食時鄔陀夷報鄔波難陀
曰誰能默然無語於長時中依他軌範宜當顯露作
自威儀鄔波難陀曰斯亦善哉時諸女人來授飲食
鄔陀夷告難陀鄔波難陀曰汝等觀此美女眼耳口
鼻腰髀手足悉皆端正眞堪受用女人聞已各並羞
慙潛居室內待其食了取器而去長者事了迴還至
家問家人曰汝等自我去來供養福田無虧乏不家
人報曰何用如是惡福田耶長者問曰何出麤言女
人答曰比見癡狂調弄舞樂之流出麤鄙言無如仁
家福田所出之語長者曰彼作何事答曰此出鄙言

調弄倡伎所未曾說我等聞已慙恥疚懷長者便念
凡是女人樂觀男子露形之類遂彼淙心由此因緣
情生愛樂沙門釋子軌式端嚴衣服覆形女人不樂
卽便告曰外道露形汝等樂見沙門覆體情不欲觀
其妻報曰若不信者當令自驗長者便念我試自觀
察其虛實數日停住告六衆曰聖者我尚有事暫須
出行仁等如常可受供給卽於密室潛形窺覘六衆
時至就其食處長者之妻躬自授食六衆同前出言
調戲可觀此女面首端正眉目纖長形儀合度實堪
愛念長者聞已作如是念如婦女言非福田也我今

不應頓絕供給宜設方便令其自去及至明日減其
一餅闍陀告難陀鄔波難陀今朝餅果何意疎薄難
陀曰具壽我於日日持其殘餅布施貧兒從今已去
不復當與至第二日更除一餅阿說迦曰具壽今朝
餅果全見空疎鄔波難陀曰我比食竟鉢有餘餅從
今已去無復遺餘如是漸減乃至但有赤餅醋漿以
充其食補捺伐素曰具壽飲食旣盡我等可行鄔陀
夷曰具壽旣絕望心今應行矣未去之頃時語彼防
守外道曰我等好食斷絕事由於汝汝可出去彼便
出外遊行逢見諸餘先出外道問曰仁等比來四出

求覓頗得多少好門徒不諸人告曰令汝看守因何
出行答曰彼驅出我問是何人曰是沙門釋子問曰
現有幾人答曰唯有六人外道議曰我等六十豈可
不能禁六人耶打令熟手驅之令出時彼上座告諸
人曰我今共去至彼舍中我若發聲道作事時汝等
諸人十人捉一好打令熟曳出村隅作此平章共入
村內上座告曰我等先當見彼長者既至彼已問其
安不尋便問曰長者仁之住處本爲於誰答曰我造
住處無准的心在中住者供給飲食外道曰長者中
平意無偏黨卽俱至常住處問言汝沙門釋子此非

住處宜應急出勿更居停若不出者與汝毒手鄔波
難陀聞而告曰拔髮外道出無義言沙門釋子此非
住處若非我者豈屬汝耶時彼露形怒而告曰汝等
作事時諸外道十人捉一卽便打搭難陀告曰具壽
各自當護其眼耳無令損瞎爲同梵行者所嗤告
外道曰行者可打肩膊及以腰胯時諸外道打棒疲
勞手足皆困遂便停歇闡陀告曰諸具壽次我作事
時彼六人俱有大力展右手時撲五外道次舒左手
復倒五人或以錫杖或以手足拳打脚蹴恣意熟椎
鄔陀夷曰諸具壽當護本罪莫使命斷勿令我等得

波羅市迦既熟打已悉皆推出諸婆羅門等見已相
告汝觀釋子共外道鬪必定天神當下大雨是時六
衆驅外道已阿說迦曰諸具壽我今戰勝不辱僧徒
宜可俱行詣室羅伐爾時南方有一外道論師名鄔
陀夷是盧迦曳多說無後出爲求論議來至室羅伐城入
逝多林詣尊者了教憍陳如處作如是語苾芻我曾
師邊受少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尊者憍陳如
報言婆羅門諸樂論議者汝可共論此之言談非我
所愛時婆羅門徧皆至彼諸大德所尊者馬勝尊者
賢善尊者大名尊者名稱尊者圓滿尊者無垢尊者

牛王尊者妙臂等既至其所求申論議皆如尊者憍
陳如不共言論次至具壽舍利子所作如是語苾芻
我前曾習少多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舍利子
聞其語已作如是念試觀此人善根不卽便觀見
有少善根雖有善根緣在誰處卽觀此人與我相屬
復更思念更有如斯有情之類因觀論議能受化不
觀知更有彼受化者何時當集知至第七日皆來集
會卽於是日少立論宗尚留餘義於六日中悉皆如
是至第七日四遠咸聞南方論師是無後世外道來
至於此與舍利子共相擊論竟無勝負時有百千萬

億有情皆生喜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咸來集會時舍利子知衆既集觀時復至卽以深法伏彼外道令使無言時彼外道既被屈已起敬信心合掌恭敬作如是白大德我願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圓具成苾芻性於世尊所而修梵行時舍利子卽與出家并受圓具教其法式彼便專心自勵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攜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大衆咸生希有

作如是言諸人當知此大論師人無敵者今舍利子以無礙辯令其降伏與受學處證阿羅漢果諸來大衆敬信倍常時舍利子知諸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當機說法遂令十二億有情或證暖頂忍法世第一法或得預流果乃至出家獲得阿羅漢果時諸大衆或發聲聞心或發獨覺心或發無上大菩提心皆於三寶深生敬信時舍利子於日初分摧彼外道於食後時六衆苾芻從彼聚落來至給園時諸苾芻既相見已告言善來具壽比者隔闕從何處來報言從某處大聚落來諸人告曰仁等薄福不覩大事近舍

利子降伏南方論師外道令其捨俗得阿羅漢巨億徒衆獲果發心爾時六衆聞是語已報言諸具壽此未希有何以故其舍利子是第二大法將助佛轉法輪伏一外道何足可稱假令舍利子被他屈時尚有大師共相救濟未爲奇特我等所作實成希有以我六人降六十外道苾芻問曰以何明術難陀報曰純用棒術又問曰說何法義答曰以身說法問曰爲當並死爲命存耶答曰當時命在至於今日死活寧知時諸苾芻具問知已各生嫌賤云何苾芻作極惡事理應羞恥而更因斯反生驕逸時諸苾芻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爾時世尊集諸苾芻問六衆曰汝等實作如是不端嚴事損我法耶白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訶責廣說如前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若更受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彼信心居士還持商貨到前聚落至舊長者店上安置長者猶尚供養露形還令使來喚彼居士共爲隨喜與福田食居士聞已便作是念我試往觀多是世尊聲聞弟子於彼見已仍是外道露形無有羞恥居士不能對面有所言說默爾而住露形食已從座而去時彼長

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廣說如前勝上田者謂是世尊聲聞弟子長者聞已作如是語知識莫道彼字我不願聞何況欲見問曰彼已來耶答曰已來又問是何人答言六衆居士曰彼至於此作何事耶長者具報其事居士曰汝往大海收假瑠璃長者曰豈復世尊有好弟子居士曰有長者曰彼字何等答曰謂舍利子大目犍連等仁若見者必起殊勝信敬之心獲希有事長者曰彼若來者我當供養居士便念我若還彼當白世尊時彼居士交易旣了更取餘貨還室羅伐城安貨物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

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彼爲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來者施其飲食於佛弟子情懷欽慕善哉世尊爲愍彼故令苾芻往遂彼信心世尊爾時默然許之是時居士知佛許已禮辭而去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誰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衆有宿緣耶即便觀知唯舍利子於彼有緣能令受化告舍利子曰汝可往某聚落度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衆時舍利子從佛聞已卽奉佛教將五百苾芻以爲圍遶詣彼聚落旣至彼已便於長者施食之處而爲停息長者聞有尊者舍利子將五百徒衆來至住處即便往詣

舍利子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時舍利子爲彼長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彼長者卽從座起整衣左肩合掌稽首白言大德并諸大衆明就我家哀受微供時舍利子默然受之長者見舍利子默然受已禮足而去卽於其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至天明已敷設座席安大水瓶卽命使者往白舍利子及諸大衆飲食已辦幸願知時時舍利子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并諸大衆詣長者家就座而坐時彼長者見衆坐定自手行食悉令飽滿時舍利子知衆食已渫漱復訖便收鉢器是時長者自持小席於上座前合

掌而坐白舍利子曰大德當爲說法時舍利子報長者曰若樂聞法者可於廣博顯敞之處多敷座席擊鼓唱令普告諸人仁等若樂聞妙法者明當總集聽大德舍利子宣揚法義作如是語教長者已爲彼長者隨時呪願說伽陀曰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如是等頌教以福利資及存亡普爲有情離障解脫爲呪願已從座而去然此長者於大聚落中最爲稱首如尊者教遂於空地多敷座席擊鼓宣令咸皆告

知明日尊者法將舍利子爲說妙法若仁等樂聞咸皆普集當希見諦不於生死久沒輪迴時尊者舍利子至明日已於小食時與諸僧衆就法場處昇座而坐無量百千大衆雲集諸有情輩皆生喜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令樂聽法時舍利子知諸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機說法遂令彼長者并諸眷屬及百千有情得四善根獲四勝果於三菩提隨緣法趣於三寶處敬信彌隆時舍利子久爲說法背發風勞復爲佛先制戒時過不食時彼長者請舍利子及大衆曰願於我舍留神久住當以四事共相供給時

舍利子報長者曰以汝爲緣佛爲苾芻當制學處我今欲去爾時舍利子身帶風疾斷食飢虛將諸大衆詣室羅伐旣至彼已時諸苾芻問舍利子弟子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報言有安不安彼問何故答曰我鄢波駄耶廣爲濟度斯成安樂然說法時久背纏風疾一日不食遂涉長途此不安樂時諸苾芻聞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聽諸苾芻應畜偃帶以自安息又施食處應除病緣爾時世尊讚持戒者如前廣說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除病因緣若

過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於外道住處者謂彼施主以其住處先與外道此處應受一食除病因緣者若有病緣過食無犯若無疾者過食得墮罪餘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別住處已受一食若更經宿得惡作罪若受食者便得墮罪若於此宿餘處受食宿時惡作食時無犯若於餘處宿此處食宿時無過食得墮罪若餘處宿餘處食暫來此者無犯若此處所是多人共作或施主見留或是親族造此住處過食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

過三鉢受食學處第三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北方有大商主來至此城郭外停止六衆聞之共相告曰難陀郭波難陀我聞北方有大商主來至此城郭外停息我今暫往就彼相看必有容者少多勸化難陀報曰此亦善哉即便俱往自相告曰彼諸商人若喚我等食者應可報云我有飲食且得充濟若施衣者是要所須既到彼已問言商主自遠而至不疲勞耶答言聖者勞此相問六衆曰必有容者暫可聽法時彼商主

恭敬合掌即便聽法既聞法已商人請曰聖者可於此食答言賢首我自充濟不勞辛苦便於他日更復相看爲其說法商主慇懃請其受食復還報曰我不須食後於異時商人議曰此處乏草當向某村逐草放牧即將牛馬往詣彼方是時六衆明日還去就彼商人欲爲說法旣至彼已不見商主懷憂而住時有人來問言大德何故憂愁鄔波難陀曰此有商主是我相識資貨豐贍不見告辭捨我而去報言聖者彼非全去爲此乏草暫往某村逐草放牧兼賣貨物不久還來鄔波難陀曰願汝無病長壽作是語已卽往

彼村遙見商人說伽陀曰

邊方險路不應往 設令去者勿居停

非但處所不堪行 彼人勿共爲親友

山險居人初見好 如金指石創鮮明

中方居者則不然 始終不動如山岳

時諸商人聞此語已答聖者曰何因致恨苦見譏誚六衆曰賢首已與仁等略申情義廢我善品頗爲說法何不言別遂卽私來答言聖者非我長來隨草故爾如其歸日還至室羅伐城相與告別闡陀曰賢首更可暫來聽我說法時彼諸人卽共敬禮各取卑座

坐而聽法爲說法已商主曰聖者可於此食答曰不
須時彼商主告諸人曰仁等數請受食皆言不須豈
非聖者之少衣服仁等宜應隨已所有以衣奉施諸
人報曰斯亦善哉遂便人人各以一張上好毛綵持
用奉施闍陀便與呪願此之施物福利無邊鄔陀夷
旣得物已告言賢首汝比頻頻請我受食今可將來
是何供養時彼商人卽持餅果羅列目前鄔陀夷便
舒鉢鉢報言賢首可著此中商主意念此鉢絕大若
與滿者可足六人充一中食卽盛以滿鉢奉鄔陀夷
時馬勝苾芻復更舒鉢還與滿鉢乃至六人悉皆舒

鉢商人俛仰咸並與之所有路糧無不罄盡乃至釜
中飲食亦用相供時諸商人告苾芻曰聖者我所現
作多少路糧並皆罄盡時諸商人報苾芻曰我欲令
人相逐往至城中更覓路糧仁當看買廻還之日幸
給援人勿使中途致遭賊盜難陀報曰當爲汝看時
彼商人遣人隨去旣至寺已馬勝報曰賢者可爲我
作如是事業隨言爲作尋復告言爲作此事如是展
轉至日將暮告言男子汝可歸還時彼使人出城而
去途經險處爲賊所劫旣入營中諸人問曰路糧何
似報言幾將失命寧有路糧問曰豈不聖者與汝援

人答曰准理卽是彼令賊劫問其何故答曰彼至寺中令我作務憑看市易總不言及至日將暮方遣出城由此夜行遂遭賊劫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咸共譏嫌此諸釋子失沙門行云何委寄反被相欺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女眇其右目後漸長大同年女伴皆並娉人唯此一女眇目無相其年雖大人無娶者於此城內復有居士於同望族娶女爲妻未經多時妻遂身死更娶第二亦復身亡如是乃至第七娶妻悉皆身死時人並皆喚爲妨婦卽因

此事以立其名時妨婦長者更欲娶妻人皆不與作如是語我今豈可令女死耶我不能與復求寡婦欲娶爲妻彼便告曰我於已命豈不憊惜入汝舍乎時彼長者求妻不得躬自營勞檢校家事後於異時有舊知識來至其家見其作務告曰仁何所爲答曰我營家事彼便告曰何意仁今自知家務曰已娶七婦皆悉身亡無第二人可知家業友人報曰何不求餘答言比日雖求人不見與皆云我豈不惜女耶娉向汝家命其早死若如是者何不更求諸餘寡婦長者具以事答雖求寡婦亦不肯來知友曰某家有女眇

其右目何不見求答曰彼亦不與知友曰試往求之
或容相許是時長者便詣彼家至已問家長曰比得
安不彼問何意得來答曰欲求娶仁女問曰何女答
曰眇右目者父曰隨意爲婚問曰欲取何日父曰某
日吉辰可得成禮既見許已歡喜而去還至家中待
其吉日時彼知友旣勸喻已作如是念我令知友覓
眇目女共爲婚媾是所不應彼有惡相勿令至舍妨
我知識時彼知友作是念已詣長者所問曰得眇目
女不答言求得是時知友說伽陀曰

波羅舍修將淨齒 若人頭向西出眠

眇右目女娶爲妻 此亦能虧天帝釋

兩惡相逢必有損 譬如刀石共相投

夫婦皆是妨害人 若娶定當遭死事

說是語已報長者曰女眇右目是妨不疑仁若娶者
恐遭天喪宜可棄之我有一妹比者孀居若相應者
共爲偶匹長者曰已有言交不可卽棄宜設方便勿
失彼情知識曰善時眇目父母欲至吉辰卽爲營辦
種種會設六衆苾芻共彼長者先是相識六衆便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長者家見其營造奇
妙餅食難陀問曰姊妹作何節會其母報曰聖者仁

外甥女欲聘他宗將至吉辰爲斯營辦難陀答曰姊妹我於今日得嘗少多不母曰聖者此是仁物豈待他授難陀報曰餘時惠施自是常途今日珍羞且與多少時彼婦女稟性寬恕遂將餅食盡授六人既受得已卽爲呪願無病長壽從舍而出時彼長者來見餅無問言何故婦曰有福田來我皆持施仁今可往報彼夫家更待他辰別爲營辦長者報曰彼定不肯延至他日且先嫁女後設宗親婦曰彼旣妨妻誰當與女令待餘日一時總費長者旣受婦勸便向夫家報言賢首我家營辦所擬宗親六衆福田並皆持去

現未能辦可待後時其人報曰已卜吉辰不能移轉若依舊日我娶爲妻若更在後必當見棄長者還家以言告婦婦曰彼多妨妻誰卒與女留至他日方共交婚婦卽漸辦餅食遂過先期夫家聞已遂娶知友之妹孀居寡婦以爲妻室其婦餅食旣辦更令長者往命成婚報夫家曰我餅食皆辦可爲親禮彼人答曰前期旣過我不須女長者發怒引至官司斷官准理長者不如還報其婦婦便大哭我女久居今始欲嫁事緣六衆棄不成婚隣伍聞之共生嫌賤六衆忿芻矢沙門法壞清淨衆令成婚女爲夫所棄諸苾芻

聞以緣白佛佛便集衆問彼六人訶責同前乃至爲
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往俗家中有淨信婆羅門居士慇懃
請與餅麩食苾芻須者應兩三鉢受若過受者波逸
底迦旣受得已還至住處若有苾芻應共分食此是
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過二已去名曰衆多俗家謂
白衣家婆羅門等往者謂到其所淨信者謂信三寶
深心歸敬慇懃者謂心至極請者謂發言延請麩餅
者謂所施食須者謂情樂也兩三鉢者鉢有三種謂

上中下上者謂受摩竭陀國二升米飯中者謂受一
升半米飯小者謂受一升米飯應兩三鉢受者指其
限齊還至住處者謂至寺中若有苾芻應共分食者
謂與同梵行者共相分布若過受得波逸底迦者釋
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三大鉢受他
食時得惡作罪若吞噉者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鉢
一中鉢受他食時同得惡作罪吞噉之時得波逸底
迦若以二大鉢一小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吞噉之
時得波逸底迦若以二中鉢一大鉢受他食時得罪
輕重同前要而言之若苾芻乃至取他食時過四升

半米飯分量已上皆得波逸底迦者取一大鉢一中鉢一小鉢或惟二大或二中小或二小一大或二小一中或三小或三小等此皆無犯又若施主任取多少者取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音釋

磽塽

磽五交切塽口角切塽塽瘠薄也

髀

部禮切股也

疚

居又切病也

覘

敕豔切

噙

充之切笑也

膊

伯各切肩膊也

勝

苦瓦切兩股間也

綏

吐敢切

娉

娶問也

力ノ廿五